或

朝

文

渔

八八	劉 城字的宗安藏貴犯人前明諸生入	秋潭佳先生墓誌銘	<b>俞節孝傳</b>	徐潜夫詩序	明全守一傳	明資政大夫孟公傳	陳子前後詩集序	湾南齊集序	劉巨塘述畧序	郭泰論	橋印記	張自烈皆異公既也山江西分宜人前明	卷十六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 一尹 尚 表		九				<b>.</b>	四							

釋巧	<b>厚解</b>	出處論	攝主論	毛先子字推黄浙江仁和人前明諸生有	黄氏女雅氏合博	雲夢山人傳	江陵詩社序	殿首升等後逃跡不出着有瀬國詩大集	汪思誠傳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池州防守議下	池州防守議中	池州防守議上	日始論 .	國朝文理《卷十六
二十五	日十日	1+11	ニナミ		1+1	<b>-1</b> +	ニナ		ナハ	ナハ	十五	十三	ナニ	ナー	國學扶輪社印

* 14 s	(1987)/08	0.54533564	aga i tinggia	Arcolector	id) (dje			ngerjê, gar		94,847 E.				
									黄石蘇先生遺事	治河議	該	沈孝士	沈去於	西湖子貢通越祠記
•									严	44	淮	夏	が登	출
-		:				-			4			霊	1	
· · · / / / / / / / / / / / / / / / / /							Ī		遺		生名	3	鎚	越
W									7		訓			701
/	١. ١										国子			
<b>)</b>											拥拢			
*						] '					人			
\$				,							居又			
目錄						-			   		該 建初名以訓子號本义字觀若浙江海軍人前			
	 										詩江 文海			<b>-</b> /
	!		   								集宿 未人			
											刻前 明			
											77	:		
~														
						-				_				
P					İ				-	二十九		ニナセ	ニ	-
甲前集	,								ナ	九		ょ	츳	十月
集				:										
							ц y	THE REAL PROPERTY.						

其能傳道解惑战 首而徒眉屬馬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予陳亢革模範嚴然惡在 師不養可毋自欺內自訟而已之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師始求師自者身始不自 妄專師善失之監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 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眾矣就謂善師者徒求諸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 是取這獨邦子師襄可師哉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麼猶未盡師之道 心書曰主善為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内自省師不善心至 唐韓愈城師道不古者師說以貽李上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耶師則愚以 有然古者師議立君臣師蜘蛛立網器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 國朝文涯甲前集卷十六 在非有語言相謀授前從而師之傳道解惡皆是馬在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 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日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 益愚怪象山亟稱之余意聖師覧長師少青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歐陽修曰 郭泰論 續師說 P 張自烈 前 ļ.

画朝文 題一般老十六 邕赴董卓徵召以壽終如天下必能退身教授子弟以干點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 辭連陳是是以黨人散亡購補方息自住請囚中平元年、黨禁除四年夏始卒未曾 道皆不應視蟠絕迹梁陽雖殊其先幾明結 以誅死使泰必斯首與李范同死寔何以全驅與泰同不死也謂同時名士皆不免 妙誤也泰與陳夏同為黨人其志同其道同所不同者迹耳方曆等下黃門北寺被 免者何獨的全林宗固不可與中屠蟠同年而語也余謂奉不惟黨錮不隨曹爽祭 浮沉出處無據的免黨獨巧於取名何該誣之甚也或日林宗交季范同時名士無 為刻石立碑然後去泰生平梗概盖如此世儒不詳考其人不思迹原心調泰與 友之謁仇香則師之逢遇去戲則勸今遊學就成之泰卒四方士千餘人來會發同志 非阿所好者也史稱泰住明知人好獎訓士類不為危言片世見黃惠袁明徐稱則 滂曰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若此者皆深知泰者也皆 異介以親河南尹李鷹鷹日林宗通朗高雅今鮮其處由是名震京師既而交於海 後世計論者之過也泰博學属行恥浮稱初游雅陽眾莫之識陳留行融者一 士君子進退死生之際毅然不與其志不汲汲求知於世及諸心可以無疾質諸友 可以無患乃猶有軟一隅之見以管之者余於漢黨人郭泰不能不悲其遇而竊數 一也安見泰义不能為婚謂泰與婚替 一見嗟

都之也廣人可都者莫瑜張儉亡命首免禁解還鄉夏馥所謂一人逃犯禍及萬家 識處誠有遇人者碰固如丹必惟懦不敢任必拱默不敢言不審丹何所見而必深 平時引重遇難的免也何卒無損其為高蹈也實信節說實武霍弱為黨人訟免其 世泰終身不住宣得與廣比丹介而不能通泰通而不失作氣類懸絕故齟齬不相 深鄙郭林宗置偉節之為人丹之不就王矣視秦之假禁同兵誠為不類平時引勢 廣依違外城連姻官寺天下有談之者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范丹當 泰獲免禍者不立異不府怨故也必以首禍咎泰誤也或日泰非獨應季范二點胡 以為重邁難住免以為能丹都泰未為過也余謂廣鎮阿尸位因流四公宜貼議萬 2.并非洞見泰之顧過與潛賴泰之隱隱能機指其事以短之既不足深信同升者 顧則首郭泰治海尹敷次之禍初的於李膺之案殺張成繼潰於陳著之議誅曹節 泰獨的全誤也或日黨禍由名士有暴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訓泰為 標榜首三君俊及顧母次之三君者陳夏竇武劉淑也八俊首李應杜密等次之之 顧之首巴知其事人惟其害人以不免為遇已以善全為高林宗果何将至此余謂 非自郭泰始也泰非樹標榜肆訴訟者也李范死泰慟哭於野日漢室滅矣當是時 時賓友晉接之常猶徐孺不拒蕃榻耳的以是為假養則就榻信宿皆假禁些皆 一甲前焦

分宜畏禍耳新鄭順華亭修然耳公今宜邑時分宜勢均中外吃然不為在比公守 **曷可厚訾哉** 無死死傷勇者奉者殺身無益可以無死者也不敢其志始終自處格如也嗚乎奏 競故優獨凝險不嬰禍記口投其身有益於天下。君子優為之孟子口可以死可以 西南文匠||へ老十六 宜敗坐世番不道棄市。賴解務未幾華亭龍新鄭入華亭故門下士附新鄭馳至吴 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雖見述略中。余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 觀黨人任氣於名疾惡如仇臣救失圖雖公忠自誓身陷楚辱者可謂無過林宗懷 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之致其三子論成鄉者諸指納為余言如此夫華亭媕阿 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籍江右自固陰擠分宜去分 憂時之志忽以耦衆樂與同善故弗遑南處不告發無拯亂之才。退以守四與物無 分宜為戒而事權相者之不能以公為法也分宜立朝本求者在史非置不論獨公 謂秦以名高掩瑕譏廣而不非泰不知泰以行高蒙垢疑泰而過信丹尤誤也以余 儉也非泰也儉豈非郭貫二子所盖稱者哉泰豈負愧李苑宜為丹所都者裁論者 余者巨塘劉公之遇故相國分宜深有感於威衰之際竊歎後世為相者之不能以 劉巨塘述墨序 國學扶輪社印

到例之涯 だと 嗟夫· 直衰之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寤何哉 相所即持公述器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余原聖初盖習知余不何者因序以歸之 是非久乃定豈惟余不能何鄉人余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聖初痛其曾王父為權 直在尹氏下。精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思至端揆荆棘哉此余所由益数公不可及 或自聚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余聞華亭江陵 古文群日益工死通籍官諫垣鯁亮聞天下即申泊今二十餘年。答選抗節如初人 能無過數詩日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刺尹氏不平也夫東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 **憾之。嗟夫祖華亭新鄭相去逕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郎附分宜或不往謁 考辨書牘引說題跋墓表若干卷以書偕集來屬為序余竊謂先生幼類越長壯治** 内江諸人彼此排斥非古大臣公商忘私意去分宜一間耳宣盖傳者妄動抑旨不 袁而分宜死使如新鄭之修忍不下石可謂母矣顧汲汲改葬不以先是當取己而 非必俟集而後願集不侍余言而後傳已念唐舊史武韓愈盤孔孟晉尚潛宋家致 昭陽映碧李先生敦躬行寡嗜好鍵户著畫至老不樣集成合疏議史論序傳記替 公政事在袁袁至今誦之祭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為如彼公後先遇分宜 灣南斯集存 ¥ 前

欺皆周子謂誠者聖之本者批賦見也鄉原巧偽賊道故孔孟惡之先生曾曰無自 書人服其博求其論定無量發認者無幾非先生難知能深知先生者難也或曰忠 1 路巧譽人自舉者鄉原也先生惡好雄必惡鄉原似故也然則說者或喜似或做似 夜激揚風刺不稍假借者皆史法也盖先生生平之學真深於史其本則在於不自 條軍國利害為定文武臣贈謚存一代典章監戒者亦史也推而之於傳記辨說書 不進求先生居恆不自敢之志余無取馬耳至於先生性忠者傷心不養無服重號 也流禍同近代詞章家身員重坛警察其詩風盗浮稱者好雄也肠合始尚進熟當 欺則真信巧自欺則好雄誠哉是言好雄之視鄉原强弱差殊其始也習欺同其究 列朝實錄下建神官胜說雜志歷不旁搜詳覆補缺正偽助凍水緊陽諸儒所未及 見表遺裏耳。全往瀏覧是其部分以索之参伍以通之見其上準春秋學括諸史聖 策罕適用慣類在陸割狀善匡挑病機其元楊三家務怪持較貴陸潤遠甚先生屏 世未有者史如先生之備者也論跋褒忠點任謀死懼生爭萬世是非者史也疏議 絕戴蹈其於忠去情異於古茹能去痴未見其孰似也余聞而數曰之二說非語皆 新一載隱逸傳。 似屈飛因雅如買直陸暫奇举如樊宗師元結楊億故傳或曰屈憤自沈縣近縣買 7.1 ELE ... 一附元文類紀先生如余品能終默默也即今先生集成行家誦其

節属行感時関俗之意世未必盡知如祭今如余卒不敢抗言以告世嗟子為條今 莫我知要之仲及非求知於世謂人知無當於世知耳余瀏覧元史郡志光以學行 者不亦難哉雖然古大儒不能違者天所自信者心心隱微不可見仲及至堅猶曰 屬金序。全既深歎詩古文之足傳尤竊版滌岑之遇不稱志也前後整比史例其植 対月と重要によって 生之發乎性無所勉者駭其為絕德為獨能為非先生所樂聞余先是遇四方同 余反陳子孫奉報生平撰者段諸梓己卯至甲申為前集己酉泊甲反為後集集成 史傳之謬誤不足信庶幾無遺憾云爾 先生者誰哉余故取其集折衷眾說詳加論定為之序便後有所者便不至如唐宋 建眼可謂獨任其至難所無愁於君父者甚去有功於鄒鲁源洛者甚深非鄉者働 每歷指集中洪武首科記南渡春秋序諸為及覆告語環向雪涕,重其人悲其遇不 由天植素格求無自欺而止係革勵執是以推大之舉古今臣子艱自所自致與先 能不暴其心然卒未當數數咄嗟稱道者誠以當時亡國諸公卿大夫雖委蛇退老 周神名教與視息偷陰等光生不幸居後死之地忘疾飯外非與華華者書辨惑不 西臺銀鐵玉區區絕群所恨為足以盡先生也嗟子。今世踵躡先生者誰哉能深知 陳子前後詩集序 P 前

疾固群不能楊文憲元初屏居教授隨諸道進士試東平两中賦論第一。汝潜司 茂才李伯紀顧獨終老耕遂何哉滌岑左右顧弗答。一日。余過滌岑山中。內夜暖坐 政府福思察察可施行會權姦奸干不報未幾後谷代遇滌今日街酷如茶家中谷 安熙武恪南朝諸人與時委蛇變不失正迄今請其書帖児如見其人無他遊晦日 節義持聞兄百餘人趙江漢金仁山吳幼靖守侍己任後世承學無間言為集同恐 **火迎為親在於京師壬辰幸通籍遇引疾退休子舍捷乃者書如初或調滌苓曰王** 心無疚故也滌冷少員才湖油碣石先生家學博貫六經諸史百家言南弱冠講悉 国南子国門え一丁 年請老禁堂日歸來者還山前後集百悉今迹滌冬所遭歷視丈晴文憲二公何 况二公皆預朝恭雅今雖登軍未之官不俟秋滿而後嗣未肯食禄以求去就今世 游今開西歌曰然至於雅岑前後其進可以極時難退足以明名我度非支 不盡知於諸江漢仁山數君子。具無疾乃心 大下大計求通用獨不幸組於有司問之自者見乙酉應為家軍事諸條畫疏議 保然而珠史般然而低聚時知滌苓在雖非所逆的滌冬之天之史其在用何 元中權右對善大夫教國子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徵為集賢學士。稱 畴首相向出洗浴今取村府號物至失聲選予為浴苓者尤難哉因憶到文站 一也余私於其子堂謀見天宮然而 V 國學扶輪社印

能詢頑天下後世公見之故暑然則滌今即不幸躬際其難遇不稱志是其傷其亦 曹掌故退方利害政令得失靡不考完暗記天改士成分校禮閱補經遊講官歷費 庶幾自慰矣 住屏人語良久公做解避謝住不澤去璫由此街公以巧言城上意追改前旨三人 廷推甫上沸傳欽點者四人公居三適住呈秀投刺求見公公拒不見許給諫在坐 善諭德記注起居及修兩朝實錄管理語教補日講官两貫推少詹晉正詹事充暴 問故公日崔必承璠指抄換席昭我不拒臣節掃地矣崔屬聲目何以報魏公及相見 修副總裁當是時逆當魏也賢擅此公以位坐預收十當怪倚公異己思市德於 領鄉為甲長報罷歸雖食首力學不稍倦突且第進士改庶古士。內長投節討凡六 通六經折夜聖賢大義語人曰。士期實用愛美微時禁吾取之父喜為姓癸明弱冠 楠起家鄉進士為與海縣合累封通議大夫禮部左侍即東翰林院侍請學士子九 遂為杞人七傳至湖富學行界問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語學士湖生 公諱紹虚字聞叔號元本其先山東亞聖香遠祖當元末避地祥符中更河患徒把 人公第三生而領越性孝友角外就外傳不的該美學日逃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 明省政大夫孟公傳 1 1 saust 前

吏無敢漁奪為姦遠人成说一日泰藩宗室真就看求襲封衛故所善進金為公壽 弊非一端損國體乖祖制其二者為南公於貢賓獨御以誠信既絕敬遠復嚴東下 諸藩王襲封祭葬大世子及妃夫人求所不應得者住住納重路体得之上 裁講讀如故實錄成加一品服俸陰一子入監讀書公當條畫禮部與卷十二事以 名例以故卒失公公無機不見顏面捏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暴修實錄副總 聞旨報可故例凡貢高達部謁尚書率致映敬即以下稱是然後得免戾夏賞選圖 国南文匠 巻十六 並入直獨組公公五請告不允推禮部侍即復留中項暗果密遣遞卒環邸第圖所 公里然謂仲子曰汝曾大父暨大父世讓產未當厚自殖各歷官五十年禄仕交際外 重足立同官草稱領疏授屬奏私常公職名上之公見就眦裂思特疏自瀬念疏非 另推來看客口聖看隆運衛局能根格公公弗答然當方籍奉出具處徒院指車 出無塊乃以奈何危眾復我遊上尋推禮部侍郎會真宗蜀天公思之休那果崇 中公不得間未幾題升南禮部侍郎得旨孟紹復數陳明愷講讀者先留用原缺 一錢皆汝曹所親見今以歌法故得金萬計献妄與非分父不忍為也歷之 初却經延公以巨好未珍岳進講引古帝王明斷萬誕上鼓容稱善校 一。公日此非揆席的我者籍是報聖主當死生以之亡何上做古金歐覆 國學扶輪社印 一下因循

先是犯有合汗議邑今日翕如偕紳士裔戰守什器入汴城軍復粮邑今還守祀公 陳州大康唯州距祀数十里。公逆計事極方請援撫軍賊迎東破歸德盛城以次陷 帮金三十兩船緣四表裏公北面稽首謝已聞秦督汪喬年清賊悉銳來勝超活破 為序接以待替鎮縣書示麾下。些滅此朝食公率先傾雲四千金邑人合捐二萬餘 雋前後社中登甲乙榜者数十人至今稱之乙亥春流賊攻松公棄產暴敢死士悉 金我兵或行西賊遁城賴以金撫臣高名衛按臣任将合疏以城守功入告上賜 孤席接易耳賊攻汴方尼公恐血馳書抵保督楊文岳總鎮左良玉緩陳賊勢疲罷 大臣涇渭頗般雜同里要人尼公者翁摘前疏相傾陷坐削籍公曰服錐餘生火官 去公生平原忠頼如此時稿欲初熄執政者軍上英蔡務欺罔塞罪。公自度不能有 力打樂財眾披靡退年已賊以杞守國方用奇越杞破陳留并力攻汴謂汗陷則杞 指授蹄通顧者甲戌則劉公理順廷對第一。己卯鄉聞則仲子冏職從發明賴並得 絕過從推通議公意就城西楊屋數十極立文徵社聚友家掌從講律其中語奉 復美城比歸事通議公益謹養志承戲曲盡考道成丙子通議公捐館公哀毀如儘 所匡言、大乞骸歸田疏三上得旨处驛四籍病痊起用己己逆案雖欽定爰書始皆 一杞今豈能打強賊哉過食家出城扶陳留聞城衆踞杞逐渡河望家沿淮僑山

外史日尚潛耶事二姓晉書附隱逸宋文苑傅列蘇治行葉失實歐陽修為泊該前 軒詩組雪堂集藏於家職聚别有傳 殿尚即施重然諸守久志不住公識淵學堪配街名所者演倫索金華殿中語專足 你舉人次同**蝗戊子舉人次同縣回顧皆論主關早年五子負才器有祖父風職皆** 直長見者流涕時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也公立朝大節不渝又如此至於的身屬行 聲知不知皆傷之原任大學士李標太僕寺卿王紫光禄寺卿張宏道等來會哭哭 到毋上疏申理毋請恤益言記復汝遂卒。年六十四平之日首無以熟諸子環汝夫 始以同官家經今以後死衛志員員無可言不自自者心耳新君南御岩曹勉遵父 "强嗎不能對公復仰天泣垂終他環群去公疾革,越詣子泣告之以吾自此畢命矣 閱臣將他環公門下士從北來見公舟次公正訊東官二王及南錦兵殲賊狀信環 會留都擁立福落軍小朋犯善類珍辱公力疾思性見新君舟治高部兵都不果前 聞督師孫傳庭駐師洛陽公日夫計甚將賊犯儉鎮道經兵百萬庸可支即及開賊 里閉樂推許見家泰不具述子五人長同縣以陸授都察院照唇未就卒次同職己 入關公仰天治日若戲園何夏五月公始聞賊陷京師天子狗宗社復仰天泣不已 陽居成餘生計落然召詣子前日國步斯與何以家為於邑廢食寢者确日矣未冬 國朝文匯一人卷十六 図明之重 寒失十六 **慎如券去晨依博徒取少錢自給暮獨宿叢祠流離項尾如是者三年。尋雜肆陰陽** 守一姓鹿名鳴時自更姓全沛縣人警殿好奇策遇事敢住以材武雄里中四方任 辨好不載余當改陶蘇傳補史閥堡子史可盡信哉余觀孟公泣官本末未當不傷 快樂與遊世罕能測也萬歷甲寅年十三夫怙恃念先人累通義必償集完重妻至 時片墙屍相位禍且及不死幸耳獨不幸處政童之地同官陰峻公於前說口願強 其志悲其遇也公通籍母事四朝以鲠亮稱國變是情名可謂較然不敢矣當意廟 者改傳補闕之意惡在必易名而後論定哉 己余懼世罕信史因謗揜直因後死蔽忠皆古勸懲大義故摭軼事為公傳亦猶鄉 辨於國非不忠以壬戌未擊當甲申未殉國眾疑公愛一死卒不得易名誠可悲也 吕原公之志類陶蘇然公於相位以羅謗幾得復失夫相謗卒不得自公於姦非不 凋堡重為世像。公苗裔兹兹名碩踵相望世即不公信何傷所憾者迹公之過類文 心罪者天刑智秋誅意亦然公之心公自信之天信之他媚墙陷公者不再傳子姓 文路公不自暴無書關尼普惠為同列分該識者題之若公者視音賢何如我語曰。 公於後公始終不自明惜哉雖然召許公坐枉張紳職罷相不求電既雪復相不謝 明全守一傳 P

事恥守一復是創登碑飲血陷庫力疾與强敵抗眾威壯之有項謀恥白城瀕危守 **數萬里專圖建花坐和門草機令露布俄頃立就文殺義顯讀者為動容不數自料** 史諸豪做服間行造其處肅燉詔班趣嚴裝上道守一戒勿泄遂行戊寅了身間關 夫長豈足伍哉後先擔聲走姑蘇過處城夏邑砀山陰求天下忠敢士用羞於朝方 之斷非而行謂之亂始終行吾是稔亂從非我弗為也其唐灼面出入兵致萬死中 代史見古得失成敗擇籌書可時施者心識之獨奮曰宗元幹與進長直須時耳百 史可法採與論思羅致幕府書幣至守一以中外孔粮非武侯汾陽養濟却不起須 傷遇未稱志舍學鮮建立群處部沒書入學山學屬文然性像俗儒佔畢獨喜觀歷 合義旅橋宣朝章連官級乘同憂若一衛是時景從智應歌功在指顧間會天不像 相次部署忽國社屋日拊膺號強動垂絕既而日誰生属階效尚可圖也己面閣部 橋事老牖下非計聞連寇編張滕邑始過出應篡充守備虞部陸化熙接禮加等自 可死也必候亲我癫輜重夜出亡或疑謀城具遠亡安之守一日。平新以是而行謂 十醫算數方提無能工雖工不售家益落辛酉從業農您甚仰天日士各用所長卒 提問震然退自度力竭城必濟命國門自焚死焚至半獨蹶與日妻好可死吾未 一窮国時如苦集息不的受人惠及柄用傾案周友尼不責報客汴城垢 . تر 國學林賴和印

源国站往往會天幸得脱人以是奇之比歸。氣不少挫雖當 五睡祖陸城 智敬空之 是心鄉有過漢上由及門李房李讀徐子詩異之瑜六年。邂逅栗里被会徐子盡出 時東方匿景退而住子顧獨抗懷砥行配為到謀酒酣此裂歌罷髯怒舉生平悲憤 其近詩示余語次無今緬首就手流涕。余始知徐子先是轉側報險中。虎落羅壓屋 請其詩未遇其人則怒然以思遇其人盡請其話則重然以悲余今日於徐子潛夫 國朝文匯 《卷十六 不能平者萬之於詩宗聞諸友人。正稱之友人曰皆杜本輯南渡後遺民三十一 南史宜知者信云 其分。亡以圖其存功雖未想動前有矣况不精可埃哉会感事準史法為之傳里 論曰善力田者主伯亞旅一乃心强以日限力原隰間然後盈前有成功今尋主乎 然也事詳守一自著壁記中。他秩官財母歲月任邁事絕軌逆行無端昼者閥不書 必出報非類必引避人以是益多之生平視死如歸數十年猶一日者性也非學使 衣機食未嘗見温客居恆與人期冒水霜觸豺虎必住住必如期死抑必代雪思難 谷長太息也雖以兵家審合變因迁為直移患為利守一顧能弱以成其正合以制 拱於上亞旅荒絕不已競起而起接之雖百强以馬望輕艾哉此守一所由進退維 徐潛夫詩序 国野夫俞土口 P 前

遺金 未獲出與徐子頡頏徐子異時思余言。 錢具察食南出門遇道上餓夫敢捐雲子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柳水見 獨詩也余終冀徐子之有以包余思釋余悲也雖然余髮矣即不與柯孟諸人伍應 悲之有是時徐子感余言殿容内顧仰天敬歐若將排慣用所未足者選系然則今 教徒獨恨終耳。今住子息傷的川迹類高蹈所靖歇不止此友人起問故食弗答去 為谷音請者軟泣下。許故傳任子詩亦然余曰否柯芝孟便長人輩不具論他若丁 俞墨字吾體號無害恭源人少於母弟相繼列客遊不能歸自誌其院哀其躬日獨 世稱徐子詩非之敢以詩盡徐子不敢謂詩與谷音並傳誠見其詩非不傳傳者不 因私徐子曰旨哉子與氏論大任必先動恐徐子動忍日深籍一 開之哀建葉汪涯之詠江帆師嚴之賦波江三子者皆生長楚國子節介義不忘靖 孔顏即吾心就能樂之又日士不知命日超利避害感也塞住年将之己計里雲之 日孤性孝处里居事書可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生達旦心服商肌毕立當語 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為伊周我欲為孔顏 俞節孝博 \$報視之道如鄉子餓大點塞以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及贈 旦得信其志余何

象山之右。其安首守道獨立不懼目中未見有雨最難者斬斷名根本體中無終毫 憨沮退其居心積行類如此學博方聖羽稱之目,前子孤情高是見地直提當在陸 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強暴近塞自信益堅然成旅食。 政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婚輩雖侈稱其能非所 語奇之同故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 夾雜尤不可及也知言故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詞頑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污覽 不然看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愈子發罪仲尼之深也友 奈何以口舌氣脂幸與該可也塞裂眦口子誤矣是非不明故氧爭而後是非始 甚會巨獨伺間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 世武相國姦過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借當日不勉為賢相始 則請絕塞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恥隨俗軒輕方避亂信州運追楚張别山同散與塞 塞引避他同志者既含終身如一日死生患難不稍易遇友人過失住住面折不 之晏如顧喜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啟戲流涕與人交恥何附非類雖厚遇 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妄 實耳同故默不應未嘗不心歸塞言同故赴閩召招塞往塞以母老辦居白 1 人畫書盤墨有友人謂塞曰是非至今日般亂久 不
的
受 錢忠衣故懷家

死者安之痛哉一日孤聚然衰經奉遣命來謁余請銘余復泣日生平即敦墓古處 泣下。不適自先生果卒。具孤九叔哀計至余為位哭哭已謂獨孤生曰。善類凋故後 塞在私謚曰節孝先生 卷軟不像存者五七言近體而已換之古人元德秀徐積林通之傳也同學信慕如 良父類出入古儒者萬論足為世師法。已又深念会旅居困始守正不的阿為雪涕 皆無後富學行如塞昊天不确罕建就知不知惜之所者易惡許起四書心話續橫 別時就獨孤生手數目得正而點異感恨不復見艺山先生耳獨孤生歸以告余余 浦論語領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西學辨疑本草正誤醫易及序記書臍雜說若干 今年夏余聞秋潭先生疾華極及門獨孤塞就林前刺安否先生確衾與獨孤生語 自述塞母汪貞淑與古匹辦訓二孤字的萬狀不食終髮報痛哉塞貧未取弟早世 好也塞古大儒自任配章白學天假之年則至曾関無難不幸年五十宛死之日為 通南文国 老十六 如秋潭先生忍固解不為先生銘先生姓崔氏諱泉字季臨別號秋潭其先永平府 飲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以故處士俞塞吾體之墓塞後先遭歷困陀畧見本集 秋潭住先生墓誌銘 、始祖武略將軍諱整由洪水兩朝軍功世襲錦衣遷江南国家馬八傳至 九 國學扶輸社印

置口。余交先生雖後於大力大士維節然磨切無少間聞十年猶一日也余連益信 属耶干以私義的不合雖隱默不屑降色相語附以故出入無留資遇空乏自視格 諸承先生口授指畫為古今文皆中輝度後先發名者倘者順眾然先生儉靜自刻 近詣門請交者踵相繼母孺人度跪孤艱的能自奮獨喜色而先生益學學講求經 搖人訓唯謹業成內寅應童子試學使者買公繼看第所試文上等補邑弟子員遠 今經成 誦客止數看兒右不幸早孤思光大堂横往往拊應懼罕克成立晨夕遵母 潭先生曾祖諱鑑隱德未仕祖諱文富論者以明經推祭酒父諱選家中落廢裝娶 鄉者大力諸人言非誣先生国諸生非力不愈當折節為門弟子授經取脯脩自給 者道金陵皆願交先生先是余友章大力陳大士楊維節諸人每為余推稱先生不 禄養弗速天焚棄利舉業不果由是專肆力詩古文詩古文日工四方博學能文章 **你其遭時自着見丁卯母孺人即世先生號勘與絕族里交惜之服除獨二親見旨 鸣襄相視涕泣雨家童僕咸莫識所自錯愕左右顧客有適自外至者暗余兩** 如也甲申以來先生日倘年山川賦詩見志世解知者猶憶先生當過食見報追感 劉氏生四子。伯夢祥。伊等龍叔夢鳳先生其季也先生負才。性萬者六歲就外傳授 阆 如有失亞超出卒亦不審余兩人何心也遂予今而後余能復見先生哉可悲也 1 前 嵢

文稿四卷詩先後二集行於世銘曰 聞者先生言行合道多此類皆昌黎稱李府有道而甚文余於先生亦云所者潭上 某年月日葬金陵安德鄉趙村之原元配文學張公敬津女先先生四年來此行具 絕去崖角造上下古今持論嶄嶄無脂章阿世意居恆雖寒暑疾悉未當頃刻去書 城聖訓具者之一切遵古禮母繁文滋費父底幾與目真為此言皆獨孤生所親見 温公託大指尚簡易唐處州刺史李舟與林書深為後世親死擒浮屠者戒與易甯 盖其天性然也方易賣時屬孤九叔曰兒謹身節用不辱先足矣家禮治喪載凍水 観先生自為語事足傳載者不勝述述其大且者者先生口吃樓重写談笑與人 宋公以傳子名環發男三是日椿收嶷能讀祖父書次極次橙尚幼孫女一未興余 張氏哀解化生二子。長九級學行如其父色岸生次九德六歲陽一女適前國子生 已先生生萬歷己已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今戊戌年五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 西南文匠 卷十六 ト何報古是職国其獨道不辱 國學扶賴社印

安子。而隱又長矣君魯者舍隱其誰節妖妄之手之借貴援於外氏於理道何居而 室聲子之子。則嫡子矣仲子雖贵不稱繼室亦妾于爾即諸侯不再娶隱與桓皆重 惠之嬖佛欲以立桓審矣手文青族之論既播之人家庭朝列之間優見其意隱臣 子有居攝之號君竟而世子生有卿大夫從攝主之文然皆有所不得已者隱為繼 及指長君為代匱子故曰攝之義自古有之隱不必然者也然說有自起事有從來 **裘吾将老馬此與穆公之辭同皆實非攝而自云攝所以為讓馬爾敦知國者利器 穆公非攝也而自云以攝欲致國子與夷也隱亦曰為少故也吾將投之矣使替弟** 之義反不見而攝之形已成音宋穆公日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夫 者也故承先公之志致之桓以鳴高審矣是故攝之義常以自形亦以語人則當立 古有之而隱不必然即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周公於孺 三傳日隱攝也桓貴而幼隱長而賤姑立馬將有所與也歐陽子已非也生則稱 方急操我或縱之投奸人以口實而籍之柄隱自處有未盡馬豈謂分實應攝乎哉 死則書樂國人戴之一魯君爾何所明其攝也余日二者之說皆未盡也攝之說自 不容假人可辭讓於未我立之先不可疑似於既成君之後人方欲就我或避之 1

國朝文匯人卷十六 者皆桓子孫也借隱為讓之戰逐蒙隱以攝之實以解桓之惡己頑承為習姓始非 故曰隱之掛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追其後君魯者桓後之有魯 熟於四人之聞見哉故夫聞嫚罵之習抗手自高當卑躬折節之禮則翩然來報始 正乎君之法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故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 攝之名是以隱自處乎攝而處隱者以為君內外無不順之說而春秋之盡皆予以 凹 拘藏弓佐命之烈則奈何以其驅横四通之衛而供劉項之鋒鏑是故逃去人間山 寇使其民如湯火之像體此其大亂可計日至已自度之非與王之身又不肯為京 此不過自處之竈而非有吐納神怪之事故曰策也夫漢與十年矣商山不在絕像 居谷級結此同心倘佯芝朮蓋自放為臃腫支離之樗機战斧斤不尋而天年得老 也其不能已於一出以稍見其功名亦策也何也秦為無道以京滅諸侯焚燒先籍 四皓第士也而或疑為神仙故或疑為偽飾皆過也夫其山居而老得至者毒者策 日。三傳之語必有所師非臆說也而第不深察其情其實隱有即真之理不當被 人之踪已達於高帝留侯之耳而謂高帝留侯之生不與漢廷之政治得失不詳 、情非盡飾談何者四人題奇抱略人 四皓論 也亦不肯橋項黃蘇絕不一見知於世所 國學扶榆社印

老徒以貴而下士者誼當為報送一為公子死一為太子死而不能綺黃諸人 敬延頭顧死以相如何一非儀秦范祭之故智哉者夫太子既定翻然遠引不知所 為漢太子出事成而乃得為魯連先生此其成敗利鈍不同而為策士一 今夫所防守者土地也而防之守之者人也人和。聖賢正論也池無敗而難堅有殺 以輕世肆志是也夫仲連固戰國策士也嗟予侯嬴田光皆藏身戰爭之時以至於 終世益疑為神能威鳳而不知策士蓋有之魯仲連為人排難解紛而終無所取故 為死也事卒以濟深山老人而故王后以泣止又故建成以問語后何以異是否是 以決四公為策士之雄而笑住者孙安之拙也至於偉衣冠以相稱太子仁专慈 者侯贏一抱關而知王之兵符在卧內惟如姬能竊又知公子之為姬報仍而姬願 教建成語吕后以乘間之言甚具使徒深山野老下至関起其能與人幾事如此子。告 事也然漢廷諸臣未聞有起而爭者獨四老人已汲汲相謂告建成以禍患甚詳而 之招不可不赴彼豈不知滄海力士。比上老人皆從良過而異有吾四人哉要所以 見其為策士者在聞太子将兵之命而急謀以止之夫太子将兵是晉獻申生之已 池州防守議上 人間殺偶為一非常可喜之事以不至泯滅而况太子之聘可以不來留侯 也何疑哉

恃而不恐萬一有幸日賊不至耳賊不至耳夫事父則智生兵挂而變起無論各所 薄鏡起山居而谷沒者坐不得食則習推理割到之好,為骨吏所虐首無復之者亦 關出入無門馬者形見勢在亦斷可知也其甚者男牧日乖窮我已極我化亡與偷 使者至行臺頗近即那一鐘豁遇則已馬故四五年。因再反獄逸大盗劫公解完新 為說桐兩岸夾治看水雖生可辨牛馬生就亂流而濟日夕相繼使載好完千億董 云亂流而濟帆橋傅堪也賊從中出且奈何哉然則無策予日吾無險則不得所持 穴為吾内蠹者也瑕而易動莫斯為甚夫以有瑕易動之時而處無險難堅之勢何 遂欲為南塘之出此其地其人即青陽石埭為劇固與宣散錯接習其風尚好連在 不勉單弱者烏有沿江戍所養石皆散亡無論践更者城自東追北淮角無聲按部 奥府四塞。一夫當關池何有也獨直北濱江湯湯天輕差足自限而十五里而近升 宣敵西盡東流接九江騎而馳倘佯而入我國都矣。使行坦步連扶扣國門矣古云 則帆橋傳雄堪立糜碎矣此所謂無險而難坠也而又惶豪不治與薄者崩陷軍實 自北而南淮日公無渡也一城斗大浮置江干。直黑子耳脱更有剧盗乘艅艎越至 而易動是故国人心尤急也易言之池壤平達三面受輪疏東南盡青陽石埭境錯 之資而務亞為自勝之具否有段則及觀利弊而得措置以為轉敗之功非人 國學林林私印

司月上重量だけ 情氣和平。情氣和平。則無憤恨之志而不輕去其鄉使之明禮義重廉恥禮義康恥 所籍之池雖稱了遠不明論萬歷而後載籍可考者大客户一萬九千七百有春口 俗固愿愿則近厚厚則易向方使池一邑中六千七百有奇凡三萬二千八百有奇 有以生其心也故務和人者使之衣食顏足衣食顏足則有生之樂而愛其死使之 天計不旋踵也而有不然者德数不光法令不豫飢寒若而怨怒積良民無聊好 而遂無可如何聽之其賊至則鳥獸散直其室廬墳墓親戚骨月之不一里胸光目 京各防守身命也云爾無險可把而不自為堅距計置其聚族為金魚子無險可安 或舍官城概殺平民略無存恤。各底力而防守吾身命也云爾。吾鈞聯輝貫合力防 是飢民猶是逃卒猶是齊驅局合之徒彼能為跳為我亦能禽数者也且夫今日之 明則偷生首免之計組而果敢勇毅之氣生夫池土固将土府則直貧則易見億池 防賊又非出王門浮瀚海赴街調遠期會急公家之難博超義之聲也賊每焚村落 也姑以一邑户約零之户得三人為守者二萬有奇矣户得五人為守者五萬 七萬八千六百有奇即以附郡一邑計之户六千七百有奇口三萬二千八百有奇 羣盗如毛走則何處不相逢也疑是言之人自為守者宜其踴躍奮逃觸白乃冒流 有奇矣夫今日之賊固非南倭北状然形說出異技絕倫中國所死不敢騙者也猶

国南ラ目 えーン 與動乃職敦乃事盡乃法與是郡邑長史之人治也夫然固所以大治民也池之產 爾一旦賊至立而被掉臂而去無刀亦其情與貴以手足之桿頭且得乎哉夫居上 **憐而已默然飲泣惟所為而不敢懟一語雖然痛甚者沁心恨隱者刺聞幸今無事** 受虐使也上之人稍頭與之陰陽之即社母召父之戴霸然矣含晶屬塞路表去思 夫守池者人矣則黎民其首治與古吾亞治之人三而民不與馬三者之人治則民 陸之謀四項毫毛攻穴險限則宛說也夫 小從大以古楷令亦若是已矣置其老生常談哉不根本是圖而娓娓枝節兵饟水 而可以火奏刻深强服人無固志則以成陽天府形勝獨制而瓦解土崩策池者以 有行仁之勢尚長挟布利之權其係役均與聽斷審與惟科時與贖錢輕與嚴美首 固己大治然後可得而用也一日都已長吏一日鄉之為他! 而祝畏壘何累累也其或奮其吏氣虐以非辜誅求草意問遺餘力亦頭槍地謹己 恒法無賴之兵哉皆者周澤敦罷人心蟠固战雖以洛邑之地夷曠四街廢為至弱 口具所以謀為防者皆詳以確而力為守者皆勇以强何畏于飘忽之賦又何籍乎 一海植而寡萬志樸而氣處非若吳楚他都有末利之贏足多股前質强悍之姿不 池州防守議中 一口庶人在官者蓋池 國學扶輪社印

図別と重要として 吏不可為某事其所用将安出某所某事費且莫之口貪吏而可為某孔某利應係 勿向遇孰出一語是正之他一二法者或反執恭敬仰鼻息交高其能於君大夫其 方鄉為神起而能言之若不得獨為政也池則吾所云顧要不多產耳沒清恭謹搖手 之公某利某孔取之無禁既以移上心中所欲而乃張牙露吻祸吸脂膏矣其在他 端與民有利為請於上與之民有害為請於上罷之與輸納則身先守樂則身奮效 因君大夫之暱若若為我道地以小有濡沫也嗟乎下視他輩又何足云吾當約略 官者實甚心有天幸。吏吾上者未有非賢人君子也若不便而媒孽之感易之曰原 忠執義作為倡率與是鄉萬紳之人治也夫然又所以大治民也雖然未治庶人 衛吾封椿都塢也有是理哉夫鄉先生死而可犯於社猶以是非義理言也令禍患 且夫利則相害。在搖或認力役非平。使亦手枵腹伺隙思起之仇響。而為荷戈擊施 便己欲若是者未有非職財崩壞禮法痛養人心者也忍汝書汝實故段繁可奈何。 左右看則達着頭詞里電龍致富民無洞喝之又反抑疾者開導利端質媚乃公圖 問間也稍近一二汰矣有暴起得志欲遂為将卓者或與上之人因緣交結得進說 顧要不多先達諸大夫類潔清簡的恭謹自將爾非有宜與溧陽桐城之氣势情虐 矣誠明而熟於計。訟獄無沙與選舉無好與素封無與親與家奴押客無横生事 Ŧ 前

解衣美食廣田宅儲珍玩前堂雅賓朋後房列妓女的不得倉卒從誠則守之或亦 存亡之律。尼子切膚矣為神之家其顧惜係累百倍於單弱窮異也池之骨吏又皆 而情報專故夫大治底人在官者又全乎其治民也盖以防守切言之吏兹上者城池 為右屬恐狂與光退而緣南敵者多則風俗活而志處重獲財積恨者必則物力足 士伍與簡不法者沒其對以享士與不授以意圖臨張與不假以柄圖撰攘與不偏 謹衛負偶根帝之贼乎哉斯亦大感之甚者也請汰其黨與首其冗與平其直以補 我役官家不編行伍爾民持金錢子我我免爾衛爾不持金銭子我我国爾以法雖 日中、ンドアオーラ 勒偷我使爾受對責然則池民者將捐忿釋怒肝腦塗地以死關去來倏忽之賊而 萬於我百姓也盖池之民歲輸四萬金於千賊幾何年矣怨深而髓竭亦已甚矣。 旦又有所謂秦脫楚豫之賊至。而此千賊者方倘往堂皇。追呼鞭朴曰兩民其衛我 約略之人率白金二伯是己先置母二十萬也即以二分息與之彼亦将成取子金四 民財歷有算數者置勿論第以常法度之彼皆輸直於前人乃入役直豐般有等站 **促無氣勢者不與馬巴之長人減其十之二都丞別傷及孝人減其十之五他小官** 無氣勢者不與馬是池一歲而有不去之益賊干也是干賊者其以作奸犯科在城 記之郡大夫之長其以書史役者始百人以奴隸役以便嬖役者始六七十人 國學扶榆社印 一、他雜

為與亦将以生具其也夫虚室生自德威惟畏吾未見賢君侯之政教號令做發期 與尚耕作習勤勞則其力可使羞貪狡樂端愿則其心可安是去強賊十而益勝丘 畫則相見夜則聞聲翕然一人出而圖事斯大善矣害馬厅去之不游厚序即南畝 較也賢君侯一人耳所與共打極者兹林林矣推心置腹乳哺安全潔源正表徒自 千.再戰勝也益勝兵千.而使向之憤恨幾幸叛亡者率踴躍專固荷鋤未撻賊是更 也民悔類之害馬云爾今也民之有氣力者與其單弱窮異者心意和同飲於無間 愈不如翰如飛也夫鄉之大夫亦所部民耳民濟類之有氣力者頭底人在官庶 百倍單弱窮襄也是三人 益勝兵不知幾千萬也益大善矣聖賢之業情乎人心經遠之規始自貴近是故治 **耀馬 日治兵 日治 飾 日治民 以 出 飾 日治民 以 益 兵 經 之 中條 析 之 目 各 四 鏡 之 中** 防守者治人治人者治其人 條折之目兵有六餘有三而治民之目無專指總二說耳矣請具言之夫賊所在有 如結疏通牢固根本沃深則其事通精而行通效故有二經馬曰防江口守城有四 今議者亦大集矣吾皆用其說稍損益之而第行於吾所建議之後上下公私。一心 池州防守議下 人者庸可綴諸且以事理推言之本末相使道法相維其大 、之要聽者不以吾說為远吾乃敢進而畢其議

為之者。首新米敏性高斯圍城有支父之聚堅壁無獨冠之糧矣然數家厚積軍小 國朝文匯 卷十六 漢翁歸有鉤距籍記之能雖效者莫及以詳以動當亦具得要領也上所使下之 能為故必有賊即渡江吾孙城吃空處萬全無事之勢而後可議防江地賊所在有 之不必城以外也城以外者劇矣守城誠是也上所自為有嚴保用謹讀法斯走集 櫓也而池上寡產稻級百物侍命客舟窮詰苛嚴商實裹足則池乃坐国又若澤告 之好絕窟穴之靈清矣然或土著之子。鷹眼性生或兵起之俊鸠音乍作可奈何廣 得效則有緣然爾且吾治所及池屬地也使賊上從九江海下從姑孰湖陰來池鳥 隸尺籍務欲中程器甲貨費迎送失業售所任任百未省一。則民益重国此二目者 之民可益游戲近水之村就任團練似矣人自為守如范龍圖弓箭社可也而使等 未即有利者也若北來之務必稽夜泊之帆宜問似矣何祭非常懼吳子輩白衣搖 間者約束之一百夫長往重課足矣此二目者按舉舊典非擾民間然故事沿之亦 視之足矣江濱舊有哨艦約三十里三艅艎矣三十人衣短後矣吾視罅漏者補之游 斥堠約十里一臺堪矣置守空矣吾視順地者繕葺之亡匿者的稽之一尉幕住按 之不必江以北也江以北者固然矣防江誠是也所謂樂之藩離之外也江干舊有 事創今兹人生惶恐行之不善未免有害者也第言防江法如是止矣精修之使果 國學扶輸社印

情作之亦必有道矣池所者伍長非有大帥建節不可等夷之勢也乃者使捕 國朝文運一卷十六 威與法不得施矣惟無所於梁指則率以蹈水火可也曰先之以勇愛身命者 代有人矣贖對有規矣卒知其指所在捐以啖之逸而事他作器與手終年不習即 有敵派之心也釋来相而靺糧其得的資給俯仰耳。今常例有飽矣支領有扣矣替 然使一可當百異多少足云請語治兵者是有四先日先之以展卒故宴人子非生 得茲則必有蘇然爾此所謂江防城守之說也池兵六百爾洛落星稀殆不能軍矣 **楚狼舒六之間陷名城者以十數彼這不講畫守具如所云云子故曰精修之使果** · 鬼法不均也况乎責辦夫石督治街塘势力傷財酒或扶其代又賊耗不時至便 驅迫上城烽火屢處朝氣銷亡力食者不暇給可勿思與是二目者行之辨父與暫 城堪有兩難馬睥睨多於户口。閥一夫則稱患人不足也坐派聽之伍伯受小貼則 矣第言城守法如是止也我觀今日之賊城三日守,即舍去矣順誰支三日故秦脫 **钱石東力鉅而親倉黃不可為也住來無他途辨詰差易好不得關入也然而薪水** 迁然貿易乖还貧人廢業坐做為憂义物情沮抱病起鬱然被閉有節可勿講與守 貨相雅以和其心蓋漸積使然也是二目者行之東道與術矣僅城門有兩便馬斬 生心無賴籍以尋端公家因之故數庸無處語常平公康比屋贏餘使官私具足富 **双野夫的土口** 

累耳為耳目導去也昨者江上耗惡卒巡像矣令遏止北來者而惟賄是求也賄 卒且經習勞茲異日家犯看事横草稱功不亦可完日先之以法盖既澄清自愛身 門矣令勿聽人移家出而惟賄是問也賄不至則熟筐不得就柔杂賄至則何與緊 甲介胃生蛾蟲之勞些稍習練之以待耳弓弛而不惧馬食栗若肥相路底中不該 孙陷陳古專圖或為之而况若等與日先之以勤今日者非有臨即決戰經時不解 先劳苦斯亦可以有群於下矣。司馬法在如之何解從繩墨也昨者城守戒嚴卒監 池兵六百耳水陸分隸始 門來長者之東淮 兵者县最先有二。日先擇學堂之人池任兵事者世職白衣成戲下矣非不云取資 號為其長者熟視之若無魏或及右之陰利其為是可用之征伐行陣間子。而治池 則印法親於我及賄不入則實各布她執言為冠虐之使無那賴也是尚有法與而 而徒以貢帳下兒坐作擊刺不少休息即故事耳。何第若吾属為也古者甘苦同士 匿不敢前處こ 動舊拔異屠治也而皆材職朽穢齷齪猥污第持要人竿贖至或暮夜有所乞憐即 旦指麾在上矣人傲望輕物情不服導之壞法悔紀而即推擇養穴子。曲逆窮卷 一如韓婦人而聽索所進金銭法不得施之為往以死關知必不能養 陰寄食葬营萬家之勢皆早有者見非應應也日先定畫 ź 十餘長轄之十千九牧弊誰不知則以所持年贖與篡夜 之官

1 不聽夫直不瞻也反是則支給谷如矣可出之之盡冤庫之古宣惟不出出亦實其 更叩之是以應巧謝之巧謝之不支事大露姑以身入微為質即泰然矣效日的原 矣池之民之入賦也奉上法而畏罰不及格者罕矣乃納之管庫如投大祭香謂己 役卒來請必以賄俱賄不先即以今歲支昨歲勿有也昨歲之前益勿有也期先日 物耳以置母錢以買田宅為富人居又押邪用之如泥沙然羣役卒扣之那移精應 已多多則不能疾輸輸不中程。日此通上供也又加哥馬追呼有賄贖錢有心多費 之會計牒下邑骨得謀之官匿不使外人見偽增数令別立科條正供無多而旁取 者斯的足矣可取之之蠹食上之毛既厚自予而以供軍國需其孰忍捕之惟民部 是策池兵池兵其殆可治也且遂言飾貴池池首邑也方今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 益增而常財益坐敷矣及是則輸將早及格矣。日入之之蠹賦之入也所侍命者多 不獨三韓治兵副門增壘稍出常賦外也故池之飾萬不得更議境無已治其盛餉 全旅付之金鼓號令事無雨制耳目專而心也重不大善與省對去貪又其次矣以 請無以塞賣那概存之分沾濡也卒多所利而軍法如終券奏的推擇之得其 有例免者實應差丁一萬九百有奇耳。田二十萬四千有我有例免者實應差田 十八萬七千有奇耳千方百孔取足其間無事不做無做不派無做派不重美嚴 

的者皆不治兵的於民不治兵的於民所以大治兵的也宣惟不治民兵的而已議 安之該再屬宜业止之矣且自昨歲迄今别有募罪盡恶少年親若牙兵歌同騎子 長明察之師非伊朝之矣前所云云有行之而玉卮無當象人 飛而食人道路以目矣不敢自其矣端在若量益招致之解散何時也凡吾所議兵 室吾所謂蟊賊千者其一也彼六百人者吸以不平之鳴久矣選其本事隸而習之 將百人號稱壯快投籍或伍也隸事公家久而不歸抵行勾攝每奉符一出鷄犬為 治民者皆略的於治民所以大治民也盖固己言之矣固人心植根本的籍意思之 物情既感亦以壯軍容也不然刺取農民日練鄉勇而抽及於寡廢棄耕桑石豪新 夫民不望她以與我矣官胥勿入以當加賊亦可能數百卒也不然。即文以美名。日 义是言自有贏餘也今也不然征供未輸先懸美格捐香里正唱十之三公十七兩 國南文匪 卷十六 既謂必不得增矣又欲益兵民宣得復為兵哉請無忌諱言之夫妹 蘇而積之至石 也及是則士能索中矣以是策池的池的非真不可治也若耽耽者欲民再益的吾 不我是其有者稍踰時算之數歲之數獲乃止此益大恨謂的不我足而豈其不足 計月日數如子錢與之即以今歲支明歲有也支明歲之後益有也勿有者說為的 、樂捐助而抑勒奇急弊甚橫征度量不生好人指手宜急罷之矣,抑池有民兵殆 上鼓而已吾是以務 十七國學扶輪社印

推原其所緣而不處言之不處言之者固將精治其事豈測說子哉 失世不能長治不能幾次於此矣至思皇與代為穢延光求治之勤宵衣則席周漢 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於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飢隨言路者凡數 數議勒隊至累廣汲汲於吏治民生而老成遺佚之登用這不完可小康然而當關 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再職賴聖明之知醫樂者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 冶之規逆耳惡壩之擊刺以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措帥之既成而天下之人 楊於中廣戒詞並董羣附於外公時籌兵的議儲漕推者領這不事有裨益與而妖 然哉當天改初元祖烈具存沖人衛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乃節南聖娘 之今所良存緩十三耳城及復數退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 章的於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七城當得過觀而審讀 推賢兩冤民部則裕厚寬賦一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 太子少保鄭公既歇壁南北秋任孤卿為光禄熟則裁冗别蠹當御史大夫則板 為之也然治日嘗少而就日當多也則以君子嘗不盡其亦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 兩宣之業是在指日乃者孫宏刻深林甫收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間公三計羣吏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1..... 一甲前集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文信國所為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威也如杜許 讀其餘草者其庶幾乎 當侍公舟行日惟講求人才如告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歧戒途即具乞罷草廟 國朝文題 卷十六 知人能得士矣而屬者無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 與之後能為奏議者意惟忠定子此則城之目擊親聞於公者後之人緣此數端以 爺 猶丹黃重累不輕請間一語城日,韓忠定有言勿克文弗省也勿多多,那竟也敬 又活歎以慮得一濟時艱奉到而退為幸而行爰所攜則惟敬與奏議一帙紙散墨 多哉然公之勤勤態態所謂自隨之納揚廷之論則大器見矣後之論世知人者審 劉吉水之李章浦黄宜春哀旨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諸公竟其用而己亦 那濕超時常劉子俊肅資盡殆數十人皆崎嶇殷難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 讀子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用樂可觀矣記壬午之我公應太幸召城 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騰眾君子亦不能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節日爭 之馮始皆要地也既不能致公大用。而且先公以受禍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 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邑越錫山高吉水之鄉關中 汪思誠傳 一時幕府解赫然者稱 十八國學扶輪社印

志之名湮没弗竟直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紙一。世為貴 累累如曩日右非無人 攬奪亦容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器可共大事。諸凡雜兄劇應屬公所者悉 皖清貞淬厲特異君仰而奮目。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子。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 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為君左右舒為公司漕 池人居都郭西生而倜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異也自史公備兵池 歷歷俾無疑慮公於靖南與平之構持大義直折之無屈離而君類兼用游說談言 戰好先士卒。故時或瀕危而君能脱公於險公清剛或不容人 也公民委任無間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彈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 泗君左右淮泗此公司馬守留都君左右留都也公以閣臣總師維揚君左右維揚 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君同日隕命如此使公有湖州之脱則君即 保閣金路分語人 總兵居臣飲酒諸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戲較然不敢故卒慷慨從公得死 中關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私不傳惟幕府人 盡其用公躬親事。如對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於刑名錢穀碎細間毫 ) ...... 1 ( ) 人也使公有度廣之師空坑五陂之敗則君印周處置趙大 、也我聞し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直無能 、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歷官 細遇品君以做群 上一甲前

明年夏難作余雖未参嘉事公固知己而統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惟負公抑且鬼統 選手,公於甲申冬撰書龍具馬鴨招余即幕,然一附亦情至為趣裝余返迎未去至 西南安国||一港十つ 路鈴劉監薄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况其他手。誰謂公幕無客者公得人亦何 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與國亦事公授孝將先奉公命亦准去故不及於難次與周郡 在何耶或日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為已不死解也夫公果未死終一何以死故 庠生應魁見余别紀劉生日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統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固 矣皆謝朝已曹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帳然不足於心以為終不若能 之慷慨殉公為得其正也 ーナ

龍臺鶴澤之間樓臺芳草為吾楚最勝入春已後歌舞日夜無虚天下名流四方至 諸君子生當其時皆積奇字。自風墨不終無位也又不即有位其身與心道足為話 為臭贓軻寂落以為以而賦讓楊馬詩讓蘇李。假使子長生開元大壁間直復使生 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 無問乘傳擔登處無不與諸君子避追為激者宜其詩多且佳也竊當有言詩厚物 杜稱尊哉何則風氣然也正嘉來大雅家潤典刑獨存吾遊線釀百餘年令始大振 無詩見以予觀之身與心未必遂可以詩也可馬子長以絕世獨立之才官太史 孟其春吟若干首以記於子·予色然喜曰何其威也夫詩淺事耳·然其與也非 地不在人間而况諸君子合志同方永以為好者哉其相視莫逆何如也予家在洞 弱冠和者對髮只在十年之內蓋風氣使然矣林九成有言位高者無許心無位者 事建安以來稱敵稱豪七子四家代不勝數自元季迄明中葉詩社浸藏大約倡者 往來唱和亦復十數人 予家在洞庭元石之間十餘年來駁同調數十人為華容詩社嗣是玉沙石壇油 人與予社為一。項共人植之权方震青五種朋王家岩用梅尺八人為江陵詩社 江陵詩社序 八今秋箬溪周子葬中謫遠巴陵集其一家言及吳中名士 嚴首昇 前

國蘇文匯 卷十六 之七。所交賢家大夫士十之九令其休子。遂歸里八元石山中,趙然自故以終遠 嘯高歌時人莫之測也於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山人傲然 訪鹿門登奏山的調解岳東入郢北海前門百泉高高所至過览名勝城城處古長 子員聲稱籍甚父之上書皆學葉中禮冠垂陳即渡江如淮寬京口三山歷姑蘇 其無以出國大夫持我也 庭元石之間族雖累世身實倫寫耳頃將惡宝清宮歲時乘與往來雨社間諸君子 平江陵居首輔時胎書又和南諸公有田書方你浩之意比江陵卒:諸公徵起 問字之士。日無虚席天下無知不知咸稱雲夢山人山人 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浪遊數十年未當以私干人隨遇而止時或乏絕 錢塘徘徊曾看天目之間返越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 洞庭漁人俱以詩名天下山人生而慧且美未臨以疹的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 雲夢山人孫斯億字兆號華客人也祖繼芳成進士官皆學父宜學各康以高隱號 人校那事祖母以考聞當分宜東國時楊忠思沈經歷遇害者直言論以泄其不 人過不恤也山人日。吾五十年來雙複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採名山水 塞夢山人傳 始古詩人之狂者也生 國學扶輸社印 刺 ì

図月と国際ととい 黄氏應山明經黃思則之女也少學書略通古史受余氏長男與年十七而徐氏子 責令里正好以私相愛所得稅額獨重里中長老訓子若弟者軟口實山人不置山 泣下謂女旦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况無子汝為夫死如汝父何女乃止周身周衣 病且萬女請命於父往許因袖刀至冷宅竟日而冷氏子死遂欲自刺思関故無子。 嗚呼山人君子人哉 伸之不令其人知自山人去後六十年文人韻士自四方來者未見有山人若者也 **遺事為予言山人君子人也流寓數自手口不報時或當食投著統屋行吟數而乃** 想者唐紀皆以詩名於是孫氏五六世皆文人為楚望族天下益稱雲夢山人云 便食每上官見該稍不合則拂衣起人有挟貨鳴不平於山人看此不受己乃私為 外史日子當至溫水見逆旅壁間有雲夢山人墨蹟時主人年八十餘烟能憶山 稿子羽候為庶吉士有遂初集孫毀官開府有盤譜藝林諸集毀者古做書行於世 者义之亦無所恨其始稍戾俗人亦卒解怨之萬歷初料民田邑中競為隱葬山 勉以不必出務全晚節識者題之見人善多方與與見不善則醫快慎起似不能容 又古獨行者流數年六十終所着有雲夢園居鳴鉄諸集浮湘南岳中州北边諸 黄氏女雅氏合傳 申

屋車、万区一月一六 至循閉未當入謀而監杖應時具雖遇愈同心者容未建也於是循開母及祖母及 年。雅氏獨與其女共長之指据米鹽不舍未亡人然事第始彌謹奉中鶴無闕每客 羅氏華容嚴循閉之妻也循閉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指開口而笑無虚 應山今為勒石記其事。 懂見其手無左指心然一掌數息良外為之泣下。谷氏厚險之與其長男同穴而封 初思問存時容有為女改嫁地者言未畢女即於室中舉刀截指數指俱斷容流走 久後條理并然區畫無遇告家眾日某乃今從冷氏子於地下矣於是擇期歸於冷 日雅氏年十八歸循開說寢而拙期年生一女。無何為循開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 別更拜父墳哭盡哀去觀者填路無不泣下至涂宅不食七日死死之前一日應上 從容經理織悉必謹然後歸再請父命以其妹許深氏次子期年父死遇貨可千金 伯仲母成青詈循開為羅氏不平久之循閉病羅氏就侍林側者樂進麋風夜不稍 出故人皆知女志不可奪至是莫有屈胆者追期族黨皆具素冠以丧禮相送女拜 令聞而奇之亟詣徐宅入室求一見是時女奄奄垂絕猶引被覆面不見邑令邑令 女三分之以其一治父後事葬祭皆成禮其餘分半以予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為 一百餘日循閉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治目盡種抢其女屬姑日脱有不諱當 國學扶輪社印

250		M.conne	Nice and the second	er er er er	or state of	ana yee		يا والحقال				100 mjn		31 1 July 1
100							莫	閩	有。	傳	카	<u>ئ</u>	製	ゾ
3		]					莫之重何哉	問而剛大再塞於天地何其盛也循開予怕氏子。予萬愛之顧正	看会客武昌遇漫州沈孝康訪楊忠烈逸事因為全言黄氏女盖	傳節烈皆加一等遠矣黃氏從客就義經年靡他周旋節考之間	外史日黄女未城則能為夫犯羅氏見棄於其光而謹事之卒以日	人為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謀之頃之其女亦死循閉竟	製八甲站盡站今婢子華防守是夜漏盡何守者倦縊於循閉棺	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為孫也比循開死雅氏哭盡哀
•					.*		何当	大	武	皆	黄	製	発	顏
1							EXO	基	四四	<b>~</b>	女未	州異	與始	阳视
								於王	湲	等	塚	室品	今地	此
/								地地	沈	地东	能	則	*	如如
~								何且	存廊	黄氏	為夫	同次	革	七分
\$								盆	詩	從	50	之	14	但
								值值	伤忠	谷就	雌氏	早以	廷夜	太為
						:		限	烈	热	見太	謀	漏	孫
								一包	地方	雖也	张於	頃	間	127
								公子	因为	雕物。	其	之。	许长	盾與
								予	全	周	毛	人女人	传	ايکا
!		ļ						馬愛	声描	砂節	謝姆	沙沙	版於	維氏
								17/18	氏	李	\. \\\\\\\\\\\\\\\\\\\\\\\\\\\\\\\\\\\	循過	值	哭
=								正	孟	人間	イソ	州竟	柏棺	政
-								氣太			月狗	無後	侧	
甲								承在惟導力	白里之内十年	文理爛然殆類儒	Д	المون	同穴而封里	两手培地
前								海心	は	然给	以視古		内封	力以
集				 				則	年	類	古今年		里中	指
	<u> </u>			<u></u>	<u> </u>		<u> </u>	413	<u>'</u>	青	所		<u> </u>	

主國事者為是而非謂次當立者若果次當立者播被此將無兩容之勢而必大啟 配告者母受終於文祖伊尹管桐宮周公亦當國属王之流於義也周召二相行政 季康子為證而謂後世不當以母后攝毛子日非也古所謂攝主解者以為上卿代 常逃而南孺子之子亦殺後世若宋太宗萬亦近於攝主則廷美德昭俱不得其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接隱 子生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皆南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 宋蘇軾論攝主毛子日甚哉蘇子之疏於持論也軾之言蓋引孔子以為君薨而世 古與今不同勢故先王有威節美政多不可行器言之如封建也并田也傳賢不傳 雖然即攝主為次當立者而孔子言之殆舉古有此禮而非謂後世之必可行也夫 為攝主古惟魯隱公康子二人而已而皆不得免隱公身罹鍾巫之禍康子即位正 衛之叔武子瑕公孫剽皆有攝主之類則已構精嫌而與殺戮至適子未生及君少 事號日共和的是攝其政非攝主也盖未當践其位者也看秋時若鄭之端與見頑 禍敗之由章章如是古之人豈其見不及此而忍為是禮也哉子瞻之論不亦疏數 子也鄉舉里選與以無子惡疾之去妻也該陰百官聽於家字三年也天子五年 攝主論 毛光舒

持君之長蓋大臣未必皆於懿而母后未必皆吕武相輔亦相制或庶幾無虞高失 者十二三而得者必十七八終勝次當立者攝斷子罕能相全者也然則僕有足為 宣不謬子。康本魏臣連州帝室其能性不制非果於自放也見司馬氏有移鼎之報故 攝主者亦可行驗日可矣而必得如周公其人者雖然公當時持攝政耳乃流言與 則己遠該陰政聽於家軍則魁柄移天子親出投則民勞國亦危吾故以謂後世若 繼文志減國賊此其大也否則闔户隱身以示不臣而稍信孝子之心如王良諸萬 皎如星日卒不免於東市之福夫乃心王室而殺身以成仁非康也子為之子者能 不幸有阻竟之緣太子未生或已生幼未能君唯是母后與忠終大臣互相輔政以 下不傳子則啟窺何而篡就行。行鄉舉之法。必胥化偽競惡疾無子而出其妻恩誼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子紹乃應命毛子曰甚矣山溝一言而陷人於不孝 魏松康為司馬氏所發後山濤為康子紹於晉武帝紀欲解不就海日為君思之义 而孺子疑亦為金勝詩書所悲君臣之間幾不相保嗚呼亦危矣哉 幽是烦低而時發於沈冥跌宕也額其賦詩託意及不禮鐘會告絕山遠忠義之以 巡将也此皆不可行者也是故復封建則樹兵而第復井田地隘而不相容則能天 出處論

然况臣下战斷曰當革命而父忠先朝為後朝殺者子在後朝母得任父誅於本朝 乎。日此有諱之而不得者非謂正名之也且刑賞王者之大法是非天下之公義也 孰謂不復可仕哉終極禹固佐舜張湯誅而安世為漢名臣其誰謂之受誅故也然 嚴冬園沒而火井不為寒陰山不為輝暴逐變為熱量其時運所可移也然則父見 而受誅者子可仕父誅於本朝而不受誅者子可仕可不住以為父見殺人子出處 **修於本朝者無相仇之禮盖父死非命而不可仇者二一死於君一死於法死於君** 父死於君而非法子雖母敢仇即弗仕馬可也或曰父即有罪子忍正名之為受誅 如父犯姦盗等科而被殺於姦盗之家是也若夫既死於君又死於法宣有仇哉而 殺子竟不得仕於其朝子。日否有本朝有異代吾所論者晉篡魏乃殊代耳若父被 父君之既得正子得不君之子。禮云君前臣名則并名其父明君尊於父父統於君 者雖非法不得他如岳武穆之冤而子孫仍仕於宋是也死於法者雖非君不得仍 也忘父所君而事其仍其得謂之忠也哉夫四時消息言常也若處變固非所論也 忠之大者不肯為父之節為誰氏情而身為誰氏我者子。且康魏臣死魏道之正也 親等可也若反面而事之不孝之甚也然母書列紹於忠義者以其死**為陰耳雖然** 人之私固不可奪亦非忍地名日幽屬百世不能改也夫非孝子慈孫數帝王且 前

國朝文匯 卷十六

十四國學扶輸社印

之法

不海之謂厚。天之精氣也不厚無以生地之精形也不厚無以載厚者君子之敦行

成務與治昌道氣而上之故君子之義以成仁也仁不得義則仁不獨成而仁豈成 於薄耶令世之能厚者少矣故恆訓不足每崇厚而點遠而遂至於厚薄無飛吁此 反始為侵蚀為成材為藏氣此所以為厚也其在於人義以制事則肅而威則而斷。 以事天者也天之道有生有殺人有喜怒哀樂施之為德則有仁有義殺之為用為

亦言厚者之過也天尊而地界陽倡而陰隨琢之適為器而及之適為縣此物之正

古三命不齒於父兄貴朝廷之爵也乃有身列卿大夫而因旋問里浮沉無簡束與 情也然統莫尊於朝廷層逐而下為公卿大夫以至與議逆而上益尊尊朝廷也故

負販

故故身者必自處遠非其類至乃有與非類既曰吾同塵而葆光夫葆光而不權自 也狎細人不足言属而所薄者大君子之敬見非徒為見亦以身祖宗父母之 細人為押暖可是德谦也不知自輕自輕者為其上矣夫遠於細人未當海細

若此者世亦多以厚名之矣悲夫吾又有見馬愛友者必諫愛子弟者必督之豫宜 不絕俗也近非類之宛何德之貞不忍於小人。而忍於祖宗父母之身非能厚者也

魚也 別月に重したら 之遊 家室者必有禮友過而不諫曰全交子弟我戾而敏委之曰掩義是之謂不相成婦 道之所是俗之所非可弗辨耶故君子盡仁義以事天而節喜怒以治人是之謂天 者態方來如此則法制立而人心正君子之怒豈不傳哉動狼以養苗也刺獺以活 置之也容惡長亂顛倒冠屍縱勿問者是自任情而慢天德天且惡之世之人且厚 柔而容之時益以長益小田可報至盗大益不問也同輩姦亂日常然爱且及上而 必豫法不設防不豫陷罪在下陷之在上乃有益甚犯者奴罰陵託說不顧其由主 **陵男夫下妻家室無禮是之謂重否主一家看待下以寬辱之屬也然而法必認防** 非巧者大巧者也行巧乃躓辭巧乃窮視巧乃淫聽巧乃傾松巧成能守於一真人 而誅小惡干果決之名斯愈薄矣治家母務優柔以養好也育子弟好務恤以長傲 有物日楼大巧是生散楼為器小巧斯形小斯巧矣巧斯小矣故曰巧者非巧者也 **她交友好務點也事君父者好務無詳也情身者好務無類也愚之所然聖之所否** 日是厚甚長者也而是人亦遂益自信是悖德之甚者也夫害逆折者無害罪已事 释巧 一日縱惡則善人暗山類慶矣為民上者則母務姑息為政也又母務舍大姦 二二甲首 集

矣不能常有既作而復巧於何以易回復其見天地之心子言氣返而龍巧敢而換 既下亦传而卧也與觀者等乃知鄉者之徒危也故曰萬飛無用輪椎可仁般之知 模乃復也 也其植有所敬者也天道至巧也天不戶巧而奏諸地地不戶巧而萬諸物物維巧 而升於顛及身者三旋身者十二千人之题色物股影一人卧地而仰觀之甚逸巧者 善國安用戰不此之情而徒彼之情幾拙矣且夫吳師所以敢者眩於巧也楚為巧 国東、五国一人え十二 逞吳為巧眩而皆蔽於巧故一敗一勝使吳属扯戰視無巧旭則一戰而楚可敗而 於苦而不爽夫食者骨類猶敵而况若以作所那苦故縣眾故不流不流故不散 心猶水也水寒則熟熱則散心若則聚甘則散心散斯模散矣故善治心者常置心 僚何施馬故曰一巧一批未知得失巧弊拙成久長大明首有巧者善緣十丈之年 也弄九者不如握九於掌之字也或難之日是非像安能勝敢日的善戰安用九的 自古天子為意於學官孔氏諸及門之賢者皆得從祀端木氏之得利且偏那國今 不散故不巧巧有百利心劳孔鸡巧有一害其害將大累棋者不如置棋於几之安 西湖之濱又何以獨科志通越也何以記舉礼也西湖之勝秀天下自自面離度廢 西湖子貢通越祠記 國學扶輪社印

該可生可殺追問餘故則是役之不足為子貢病明甚客曰。然則越絕之書果信即 青之以出存魯也魯宗國也扶危定難激昂而赴之遠追而用之可智可思可誠可 奏於越白践的践為陳關下以哪孔子孔子群而去是孔子與諸弟子多道越何有 能不拘於墟而攸往皆利見禹入裸歐明出流沙伊何人數而顧沾沾馬端木之是 深海,其何以遇之子,客或進日,某聞告子貢當通越盖有之子,公曰然見於春秋外 国月と重一人とト 疑斯曲學驗若夫亂齊亡具伯越之說紛紅五國開似乎傾危掉闖之所為抑知子 或竟已湮没兹不依某幸矣而獲與諸君子遊益於斯雖在南康樂諸公登見山望 學故疑之且通越復何傷聖賢之行哉惟聖故能不凝於物而與時相推移惟賢故 編衣白冠之士哉音北南庭阻學士多北方而言偃故以吳特聞北方之士。群從南 紀之書而太史公信之相傳信已久或當疑其誣雖然孔子當從事弟子。奉雅琴以 日未可知也的云野者車轍所昼後之君子相與尋求故迹而琴龍遺風崇殿廟親 湖流如飛順而樂之語諸公曰美哉湖山之麗昔之賢遠過此者眾矣而紀循未彰 自公多眼時與同官載酒乎郊坑臨眺於風日於時看氣既宣烟嵐如略樓船十棍 路况約版築崇先賢之迹哉自洛張公來益浙五稔既自乃宣此邦之民有祖席矣 不脩松柏推落九里六橋蔚為黃蓮光光新草湖且為之淤高臺原苑尋之幾復無

成于某月日是日也諸公皆至設犯畢禮而命不依某紀之于石水久之爰追厥初 益以是舉率先為倡擇地於湖之東南岸首柳洲面雷奉左帶湧金之堪環呀萬雄 目車、万区一門ストラ 述事與言弗敢煩其離者大從游站弟子不得祠祠子貢專事也曷為不祠孔子事 而右是大湖萬頃之陂周衰幾丈去散幾極定材計工輸將競先始事于某月日落 以志不衰與其遇而疑之弗如遇而信之云爾於是諸公皆喜且互悠建祠之侵公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叛山黄續東湖諸名勝風土清曠而渾樣住住工 鉅者不敢作且不敢以外紀之傳義遠加諸聖人也 韓子聖昭來乞余銘余雖病即弗敢却鳴呼去於與余同齒而生光余九月雅歲明 尤好為詩古之雖僻處杭之東偏而聲籍籍吳越齊赴之士。過鼓好車報恆滿去於 聲即相為稍長定交盖三十餘年不定好也去於少嗣意六歲能辨四聲長尤萬學 文持高節之士出馬好唐邱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於家臨平高士也卒將 為文章遙灣秀聲籍以綺麗商略輕重不失鉄系。每自云子美晚節渐于詩律細余 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抵平時與人語氣經慮及發辯議則電問定激推在一坐其 何敢以麤心掉之尚論古首洪然自任而平居當不自快意卒發孫憤憶己卯庚辰 沈去矜墓誌銘 三二國學扶辦私印 A 若干卷屬礦時語聖昭以傳屬應嗣寅為之而託先舒銘墓先舒自己西春病劇国 為南樓三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柴虎臣吳錦雯陳際叔孫字台丁飛濤處景 南樓抒啸高吟樓東眺海西望泉亭掌拳養然大河南流酹酒臨風憑吊千古時稱 自逸真先生处好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四俱相繼亡去於悲悼漸成疾疾數年竟 鉛稱西陵十子云去矜為人孝友父及毀稱唱血東鄉盗起章慶堂焚堂本分居屬 都客皆散去。于是去於遂自託迹方技絕口不該世務日與知己者余與張祖堂登 甚三月十四日錦雯之官南河宴友生為别吃臣過要余偕住不能行去於時買於 卒。年五十一。所着東江集致詞韻詞譜南曲譜古今詞邁臨平記沈氏族譜傳奇凡 詩悲歌飲酒連日達夜余時即病不得與然心獨而較盖意氣插出也越四年。天下 慶之堂多延文學士與去於為周旋陸景宣為東南士類冠冕館於沈此與諸公賦 版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相推與懷古人攬轡登車之思馬是時逸真先生亦用宣 南墨蝗從北來破天米一石值六七絡錢饑謹連載歲道瑾如麻士大夫方扼腕煉 之間流賊蹦蜀豫轉入三台時遣重臣将兵出率挫如道逃西北勢已起而大江以 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於赴來是月錦雯卒于官三月凶 雨心既塩去於即割己宅居之久之雨兄欲徙去去於念兄貧苦飲屋固留以讓兄 月 に重しるト 甲前

,

之乃贈 国中了区 先生設士追去於尊公也嘗為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昭聖時聖旦聖 此世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嗚呼亦可悲己先数年景宣為僧去於諱讓其先 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 古錢唇沈孝女父人職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命少即媚妮知盡去嫁而稱賢母病歸 **能或見或隱心乎時命激而為支孔陽且靈解以立誠其道大宏。石鼓之無聲。桐扣** 鎮西山英鬱哉住城官許是完幽人之真嗟麟不可脯鳳不可養有道則見嘉祥斯 不足當二分值也枯心落鬚字者太極已作北印土安能復知身後名称語罷太息 曜里歷里頭女孩二去於嘗云者作須手定自刻底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 為湖州武康八十二世祖奇英居臨平始三傳為竹軒公官九江府貳十傳為逐直 好否可好乃退作者機不能起呼聲塔像又入但回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又 何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纏不肯止插忍之煎湯進母母吸之盡問母 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為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謂孝子也已敬為銘曰 問亦至食以宛轉林為之身不及過時而三哭故人唇韓愈云人故久不死而觀居 沈孝女墓歌記 三 國學扶輪社印

毛先舒為之記且銘之銘曰 当得日本。余則日不就事有常有幾自其常而言之則一髮一庸。皆當爱惜自其變 國朝文涯 卷十六 嗟子,生谁不死死其身,活其母,死非死蒙為神,水祖豆詔後人,持人亦孰不為人之 輕於食哉今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五時後百日葬陸氏之代郡 子。又何也日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頭若沈氏則何為者,嗚呼,問極之思竟 臣殉節而卒無救於其亡然必美之以為忠臣令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為孝 心汪茫着養其熟能測之或日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使親昭我之血味陷之不愈 代之志竟符奇者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邊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并赦之 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於是母病乃旋以甦身 而言之則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盖所謂處變者也使母偏子割其肉以謂不慈 見血大流溢點而花之父之竟殞及將飲谷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 可也我自割肉追諸母母不知而當之何不慈也何陷之也且凡國家值鼎革時人 P

歸而已獨治河至大陸播為九河復敗為逆河以入於海此分之導之之始此河力 其循故通見謂為夷受職而濁浪治溢波並於上洋墊於下日積一卷經成果三百 灣而河自積石龍門底柱行津,夾萬里建瓴之勢,東於一處又無他支河以死之方 關以來俱平點及我間黃水大發能無激子激則潰潰則既且運野且強故道不復 六十卷受於不止尺矣精歲以任河身日高而堤如故也春中多山岸故不受決。 歸海也以北。自宋太宗時河決温縣流入徐州始入淮真宗院決鄆州又入淮於是 雖怪勢分則則河性雖心勢歸則順周時井田日滿日流皆分也漢制湖河二十里 循連數千里以為魚盤古今通思也於是思得水工而治之亦無他能分其流導其 之數浅今陸而沉猶執常算以治之其治之者幸也何以言之中原俱墳土疏惡易 住河決開封之荆隆口。街張秋堅及大名東昌累成未塞其哉河之為害溢此病河 不極亦分也然武帝臨私子。成帝塞金提累成始歲治河豈易言故漢唐以來河之 洄澶漫於受災之處沒假勢漸編特遊次見決口已失故道向之平流今滿**而在**昔 即病清水之性善下。來桿肯然似傾似敗既決之後淫地為淵行為潤不得不歸沿 河之歸於海一台南清河以入。一台北清河以入然南强而北預則淮之勢剔於江 月 治河議 し国家とけい モー甲前 詼

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惶斷天地之性此矯經之說也潘季則 中原之民部狗矣而又重困之膏血幾何時其堪此大役不可以中輟大功不可以 治河級北徒莫州之民當水衙者決黎陽遇害亭故河北入海當敗坡城郭田盧最 卒以治其法諒未加於今之日也告告元主今朽梳車。何若是之相縣也漢實讓論 矣前隆口之決見宏治二年。衙及張秋又見萬恐十五年。長垣東明幾為馬而先朝 国本子国一天二丁 或日棄決口勿治夫朔隆口決而棄之將他道決亦棄之子或且復古衛河運道夫 於。河乃可治治水者治其下流今封邱陳留崗陽依封陽穀壽張長垣東明汶上睢 衛光汶沂海出而准又不敢河数不能刷河之於於者漸運以底於極濱河漕交病 於以倍促之堅健外如這從緩促並得完善然後塞決心其功可趙足侍也今之日 邳之間得無有伏於隱然為下流沈滯又看邊清河其地仰易阻俱河之委也沒其 口,河性涡悍善益多徒者流漫而沙壅也法真若以堤束水以水攻治無散漫無填 秋日過其版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及漳浦數日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收齊陳 聚立 則當事者宜自指也 子夏典佛才甚可規其即惟潭浦吾不能測時在京即當攜極四器造飲先生便 **黄石齊先生遺事** ニノ一國學扶賴社印

此稿本亦雅深前塗乙句字耳既是件脱旗調江石幕而南各適遊西湖返梅馬元 意其學少年得力電以朱雲耿育之意以京房翼奉之與以仲舒劉向之文智、 尋常人無分詞無係也暇 無夹吾不善與先生强之日第随吾下方又能給人物善 若坐久之紹與司里除队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獨身入舟,語中夜 近况四五語即極言時事幹濟是危殺阿妮妮不止各兩人欲火致慰船無可若語 暴以席台兩人登其首題席外盖丹輕不可好是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追 雖赴少司馬之命同治塘根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為先生也同丹直,即果見小 指指将八寸修八有二寸。立手書雜引經史百氏之言條源析奏從空几上三月 日父寬以歸編達為室具天下書穴通飲食三年出應試戊千乙億天改年西聯馬 注易二帳云件之奏里達龍點断見撲被外視一筆三四餘無毫職其童挹河水論 样被命上章推議先生疏謝非其任所汪洪範四函函各二帙先正文史汪字大如 明日光生武書相成今思之原直學行著人耳目光輔所不專望者而先生自 謝索與四拜記前被杖雙股猶作整吾兩人各坐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服處也述 分書遇山水策杖日數十里不告際實未見其挟掛洛誦也間做時緣樹味松野累 童常不稿刻論深必或出白點 歐不加退也至無長物書総数快選官係楊 视直

			之當前曾幾人哉子古橋而不能下歸書之獨下。一端名之殆神人也兴先生致竟起坐旦足下啰呀近古如才學有一時都文理
			近古如才學直即飛至症指求

田外	重刻文丞相集序	張江陵論	王安石貴似道論	林 路前明站生有咸原查存稿	海南縣海惠記	贈别終天自序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李宝田文集序	查 容字點差號漸江浙江海軍	書金文學賊事	海烈婦傳	祭泪傳	馬 筒字青士號蕾谷浙江	卷十七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一甲前来	九		ナ					四							

.

かのを記記	一黄。通道犯事	談仲和紀事	吳虚壑小傳	程孝子傳	黄山遊記	春秋書法辨序	王 煒號不養安裝軟縣	來別婦墓銘	臨海馮氏雙節傳	草稿先生傳	沈長公傳	司理温公傳	陸忠毅公傳	揚清祠記	國朝文匯是老十七
二十四	ニナミ	ニナニ	-+-					十五		十四		+=	+	九	國學扶輪社印

李與章字做商山	處士王光承傳	水館庵二集序	俊樊川集序	上嚴瀬亭副憲書	等間	彭師度吳北為陳雄松為江左之三周	左傳濟變錄自序	謝文汽本朝屏居程山以理學名有謝程山集入	馮氏譜叙	林武宣貞吳草堂詩序	白雲鄉遺稿序	吳 其字日干江蘇華亭人前明站生入 图	論官禄	黄晋良就皮质福建問罪
二甲前集	ミナミ	- ニー	三十二	三千	丰十		二十九		ニナく	ニナセ	ニナセ		ニナ六	

			周夫人傳	反情司馬公傳 老十七
			三十五	三十五三十五

先在見相稿向作多削去問之日塔矣君其謂我畫地而趨光即此亦為足在庸記如 其敏且工地自後飲識必致湘有謂此狂士公奈何禮之尚書屬益重湘無聞經歲 蔡湘字松濤松江上海人也幼詞敬讀書目數行下。里有重先生者發相學悉以藏 之思考自餘始出發宗伯程職方兩手書舒其初不以通日公賢無須此所以出視 異日之不為氏燼子其能降抑割美如此未幾之交城謁趙令君令君與語相得館 個個而前一座為改容已各賦詩眾客方沉吟間而相此筆疾書不加點自書聲節數 書界相因得縱覽博通年十八治裝別其父母可見居海濱終無所成就願北學中 國朝文滙甲前集卷十七 西去踰井徑將歷龍門太華之勝經太原會嘔血太原周郡守館留之其友潘稼堂 各所知布衣 肯脂章從俗醉軸置其坐人人 見湘詩大為延譽於是來陽宋觀察新城王考功皆迎致之湘才既高性又抗爽不 合肥或尚書坐尚書酌山人 土庶從賢豪間游歸侍大人 1 祭湘傳 **ペ始異元公盍致之問其名曰上海祭湘尚書立騎邀之湘版衣冠** 人未晚也遂渡江踰淮客齊魯巴而轉入京師南海程職 日君名能相人此間誰定奇士山人的視良人被髯日 人目為抵相笑日吾在宣若事所知耶治縣間山 P 前 集

太息者至 赴長安強後於趙君而死至是與湘而三湘無所遇於生而得託於死是亦可為長 題弟文題||《老十七 懷職衣與世之背本者異矣太原郡守既刻其遺誌而稼堂狀其始末全節之為傳 海南遊母盾故其詩不甚持擇然奇警處雖名宿遊勿逮其生平萬誼朋及臨殁隊 余言相病劇時交城竭多方醫樂不效死視含險其棺象甚周悉無客死之條先是 周買日相自負數才所交游少當意者獨受知於程職方趙交城二君最深稼堂為 橋健多逐氣雲間自大樽舒章諸公以風華相尚後學承襲湘能脱去之日軍露安 **嫚罵去後未曾語其短有所論述人稱之朝日此各師董先生之言非僕言也其詩** 年二十六嗟乎痛矣湘長身面白皙善諧謔即犯不蟲中無城府交游有不合或至 所欲曰吾負大心吾負大心為吾謝職方君不及報矣頃時氣能時壬子三月其日 者不可没兩公爱也在交署七月病劇潘自太原往視之執手泣曰君來者瞋矣問 烈婦海氏在徐州陳有之妄也美姿色以歲飢隨有量訪親吳淞間不值轉至毘陸 有嘉與徐孝康次銀病都門我當處趙君受其託以死又山陽范眉生病於家與定 海烈婦傅 國學扶輪社印

駒 Ì 貸錢有量結兄弟既胡婦不可犯欲取食會漕卒林顧瑞次艘河下。二 且重購逆殺有量者初願端祭神以盤復性血歐長年藍九九能應以首監治未司 得脫烈婦忿見凌嗚咽泣願瑞屏息何頃之聲絕不知婦已自經矣遑遠匿處米 **書願端心軍其嚴然不能自免夜塞扉掩之烈婦大呼殺人持急呼益慮都艘謹詰** 致若舟林喜叩战回彼夫婦思歸甚說以薄計招其大彼得附還徐無勿能林從心 **對盡婦兄子甚成江陰遇之道使僦屋居為有楊二者酒傭也第治其完惠誘婦數** 夫何與顧瑞可理懼戀遺辟急詳諸監司時顧瑞弟果走淮控漕帥如弁指詞 解終則然動智急為棺斂及有量歸值獄己其可理覆歌論斬而衛并牒稱事由敖 逃者并歷呼灣客至顧瑞可此是也顧瑞欲致雜見藍九乃依出臉其衷衣結不可 理檄經歷終閱戶籍見顧端所隸日得之矣時夜已光請鑰战城詔衛并日奉粮勘 動重謀之二二日該之金不然力制顯瑞使升經便金以進烈婦面赤手頭且度目 既登形顧瑞難其夫遣市吳門婦約度衣雅坐不卧一 一持金告有量有量以二就愛已價其貨趣婦行婦歌計為二所露日吾死無日矣 F 九扇瑞計節限二 で 第二十八八十つ 一始禍發其謀於官毙之獄郡人 **瓦召優赛神致酒館婦不為** 為建祠像烈婦於死所社 一引題日香能 P 前 集

国南文同門えてい 給引於前者曰官題捨是悉為私販賣及買者兩罪之接緝巡遇升構四出往往緣 古稱烈丈夫又何加馬祠而犯之宜矣 周買日士君子當患難窮困父不失其操者蓋真矣况婦 磁也乃率四五人 光知有變乃部署諸般退伏支洗約日或歸統出其前後呼應相接并力學之或 之以為好利以民持帶斤以上者颠傾奪不少假至豪貴有力及思少年犯禁裝載 途報告備極而凛然守節愈固可不謂難败至於 之極里歲丙戌鼎革之初惡民多相聚為盗距梅里半舍日嘉會都者為其數穴四 金文者業販鹽沂中為東南財賦之數而海濁斤處鹽賦與馬征推有偽發撒有時 方滿載首尾街沒相與謳歌笑樂是夜雲繁塞天相對昏果莫樂而賊舟炬火獨明 月下自盗率當來劫居民狼駭鼠奔恣其焚處是名文載題五六艘歸近布望見火 盈艘則草敢誰何所從來久矣文少與仲氏出没江湖間門販鹽之徒遇輕 相要 等為利獨文兄弟所至人無敢搜者既而仇家縛仲則兩目縱之文為稍敢來家不 書金文學城事 人往據移野橋橋為賊歸要路丈持熟餘人彎弓貫矢以俟羣盗刑 人大呼詰日來丹何為者盗錯愕問對失發對賊乖賊遽接鄰後升 **邁非禮視死如歸計不再決雖** 女子完若烈婦轉 國學扶輪社印

擊樹仰射或斷手足或截腰剖腹血肉冰減極為修酷而觀者方恨賊深不以為怪 熾民未安集盗賊多有故文以匹夫得生殺之其有非者羣盗就戮率恣意以是或 賊皇遠亦多赴水以逃支躍入 岸。適伏舟衝賊前至呼詰相應文郵持類從橋上雖就之左右刺賊前二舟舟廣後 棒并蘆状間右村人又按括之皆及手縛送文所之至西塘口。南面坐諸人持刀 應遂合力奮擊聲震四野賊不支愈益擾都顛什洛水狗者甚眾其登岸散起鼠 焚烧死者十之一。餘則散走村堡擊掠以死其得免歸者不過十數人 其强武有力為賊首及負探為賊耳目者疑似間不能悉毙死八九方是昨兵致猶 話之如前不能對報注射之餘舟播推不敢復前賊數十人 也是日有一 之間餘孽猶在聲言報復文日賊來吾自當之幸無恐乃陳舟於捉以侍盗孕解散 抑者可勝計哉是役也盗約計五百人自溺死者三之一。縛而投水者五之 絕索立其旁以聽命列羣盗於前殿其衣濕及體裸者多推入水中間或鄉大徒之 金銭衣飾充溢棟完家大殷富矣初文少壯無室親酒家女新專有姿容且能持門 多其功向所載鹽大室斤率以百計小户以差減成五其價價之并所入盗遺 1 ..... 一熟師長出露草治残疑盗也縛而焚之頃其徒來始知故非盗其他克 人賊舟横刺之是時伏丹出賊後者亦倭賊至相與 乃執炬持器械捨舟登 、而已然窟 山 一。斬斫

此推文之功固不得以匹夫做賤而概很之余重有感馬故追書其事云。 國朝文國 《卷十七 户。求馬不獲至是强擁負歸人不敢問也時有曹某者曾與文角於不相下。一 佐之未幾晨出近鄉竟為人母殺莫知主名後鄉人 室書觸法犯禁不以為處今幸有妻且衣食粗給又安能遊起俯仰為人 恣睢然其功吾里也殊不可掩後歲與子寒山盗劫里人百餘勒金取贖見害二十 天之道也天何爱於盗賊而文之死若隱為之報者天之示人 餘人吾友王污罹其難假文而在寒山賊或不敢至即至亦未必劫掠至此極也以 大治其屋宇。華美越常製服用器具務求精麗日與其曹縱博劇飲妻為擊鮮割脯 子。文之會也殺賊真安居民吸功偉矣獨其獨夷諸盗其閒不無波濫夫好生惡好 周員日誅殺者生人之至豫而刑戮者王法之必慎也况於匹夫而操生殺之柄者 都人舟皆夫蓋文陰賊之也其縱念頗如此方其擊賊也當事異之欲招致麾下文 匹夫之勇然其擊賊擘畫區處膽識具見寡敵眾逸侍勞頗合兵法雖其生平睚眦 介無他能會賊自清散因擊之某何功馬卒不就顧謂其曹曰吾少無艺 人有疾嘗憑依馬禱之則愈丈雖 、深矣哉 -國學扶輸社印 八驅役耶乃 日出

其能說本子亦自謂能許予再至漢陽本子則出文百餘官日此子三十年苦心為 於有成顧今者緊色重聲餘分阻位所在多有嗚呼何衰也楚有李子雲田者人 先學聲歐陽學韓歐陽則震川諸子渡之禄登之梯也日與同志數人此則彼切期 是志力短淺未易窺測至於包括千古字競萬態自成一家言莫如史記學史記必 之者也子為否論定之子觀其議論醇深序事變化蓋由震川以湖廣陵昌黎而登 知之而辨之子。余束髮為之俯仰數千年而知六藝者文章之根本古聖賢精微 遵嚴諸子。後先起而板之則滔滔者天下皆是後之人非有出類拔卒之才就從 林林然自命作家者排唐東宋直追秦漢天下之人以為遂無唐宋矣不知舍唐宋 而唐宋不失其傳為秦漢而秦漢將失其與此文章顯晦絕續之陰鄰非震川荆 於正可謂風哉數百年以來士之務高遠者謂文章無益於身心性命遂忽而不講 ·方准住是圖惟盡是传更不知何者為漢為唐為宋甚矣斯文之不振也且有 即有論述大抵變而語錄言人 嗚呼文章至今日而極衰矣衰之極風之始也盖自司馬氏之亡世既遠而丈亦勉 愈變而愈衰至唇而韓氏一 李雲田文镁亭 一振之至宋而歐陽氏一振之當是時學者彬彬然一 人殊並周程諸儒之意而失之矣至於佔畢帖括之 查 歸

國朝文匯《卷十七 龍門之堂具者選子。里伏賢但草言清酷而李子隱約者書力維斯道之 公先輩删其十之五子又則其十之一。分為二卷 送夫彼亦品知文章之威衰斯人與,關乎絕續也战李子集甚多將鏤版以傳張商 唐及三代時僻在南服聲放未通中國春秋和吳越以兵爭長奇謀私計之出乘時 小子不知此中甘苦徒見其九九窮年而皆養之日此固詩而狂者也今老且病矣 於飢寒不奪於勢位的使得氣行志成一代之書高丈典州抑尤有可觀者矣後生 象山之宗子而浙之理學始盛矣當是時陳葉輩以者述顯於朝方謝等以唱和此 後日東菜接中原文獻之傳信道於發何王金許逐為紫陽之世過慈湖楊氏又為 遠不勝數也而千餘年之間次其言之文者惟陸故與一人嗟太直不難哉宋南渡 並出名始震於諸侯至漢而嚴忌夫子之徒以辭賦應對得幸天子稱黃願矣然皆 久養朱先生有為可堂文集詩集史論凡數十老既祥之傳誦於世矣今又祥其文 邀利取熟非有意子立言者也自漢以來浙之士大夫聲名日歲其負着作以垂久 不朽之言者居其一。然言之無之君子不取馬甚矣言之難而文之不易也吾浙於 百餘首日未編稿光生於余為大义行不以余之不鼓俾余論述之余惟古人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V

者書為吾浙中衰復古之倡盖立言之難而其時尤不易得此余請先生之友追述 而士大夫之鴻才偉節做而閨房婦女之嘉言美行莫不煤然備列如先生者可謂 數千年作者所由威表而不能無感於今也 到朝文涯 卷十七 言之文矣夫古之人大都遭時得位經綸黼裁光被千載先生獨以名場稻老寂寞 而湖其淵源者子故其為文博而能精約而能盡着倉浴浴不規一家而自成家大 而帝王致治之源聖賢相傳之統古今與衰得失之故細而山川風俗草木蟲魚顧 之會伏處草幹潛心述作世之論者以為善學聲蘇柳豈知先生有志於宋方之樂 宴佛影附響臨哆然自以為得而斯文如帶之給就從而振之先生生當無運轉移 於野黃柳吳三子淵源有自為有元儒林冠冕而浙之文章始與矣盖天地之氣自 余嘗論東漢之與天子臨班養老側席求賢做車束帛嚴穴相望士君子幸而生其 舞遂成一代文治之隆其後王伯安以獨絕之資者書韻學學者翕然宗之而浙之 之精機盡文章之博與一時和者如王子充學者如方布直皆能擴其氣力以相鼓 理學文章並盛此又一變也其在於今光正之典刑盡矣學者的且偷蓮務為割攻 北而南由宋至今五百有餘歲而氣之所鎮吾浙獨當其蘇明初宋景源出極理學 贈别繆天自序 到以上的上口

**覽官室之崔莊數民生之的势使鴻而遭漢季見夫流離播遇靡所定處具與感更** 時不可謂不遇矣而梁鴻之徒牧於賃存隱約以終其具惟恐姓名之或見於世 則輕王公夫富貴可職王公可輕固未當絕也士生斯世時止則此時行則行豈必 至於流連俯仰之際往往有不能釋然於中者夫肅宗官厚恭儉稱守文令五而鴻 者何也及觀其出關過京師作五億之歌而知高人達士輕世肆志治都不關其懷 之去就以古之岩且渡黄河竹高臺縱覽山川宮闕之勝而低馬以賊又何必不 取博而守約大江南北莫不慕義而願交歲之五月自吳遊遊於其別為述古逸民 旦致於信陽侯其後吳包以講學駁朝士聽者若褚淵蕭遙光諸人或迎至其家或 何如哉或以謂古之逸民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容鴻既肥避以自高矣乃其陟北 軟要在守其道成其志而已首升丹未當修利候人 、耶此余所尤望於天自者也 立館當時論者皆不掩其為高而况於鴻形的卿曰志意修則驗富貴道 四南縣海电記 雞如點異說焦涓涓然橋情疾俗而後為賢哉吾友終子天自志廣而行怒 所以立身處世者不必盡歸 、以五王之貴盛卒莫能致 本字:百号

侍郎易英之海南祀神升成支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錢糧修築堤防者為公民 置宋因之元元貞二年改為中州延祐泰定間潮汐為患天歷二年始置為海南州 海南為縣蓋始於吳王濞者海為鹽日鹽官兩漢為海鹽旅吳復為鹽官晉宋分鹽 永樂九馬海復決田陷一千九百餘頃户喪六千七百有去上邊保定侯孟瑛禮部 作石图塞之又造浮圖凡二百十六為歌勝作後皆沉沒不可見盖其你可睹如明 轉深沙鐵棉欲厭勝之決猶不止致和元年遣户部尚書李家奴至鹽官犯海神議 十七項亦皆胡陷都水監張仲儀絕他作為竹籠木櫃實以瓦石塞之又奇西僧你 謂海失故道是也元延祐泰定間海決尤基縣故有新塘鹹塘淡塘范蠡塘桿海塘 街決崩潰之患理或然也唇以前不可考接吳地志得海塘去城三里廣二之高 謂海門吐納潮沒沂洄渟溢威既久有彈如路潮勢来而不舒明薄人繁故海南多 明洪武二年復為縣縣東西北皆桑田南並海去縣五十四里有枯山楮山斗 官海鹽二縣陳水定二年置海南郡隋復為鹽官唐武德七年省入錢塘貞觀中復 與越龍山對時潮從此出心是為海門住時浮海多由此見有物蛇蛇盖較云义老 今惟有新塘淡塘餘坍不在塘外沙場二十餘里塘内牧地草荡桑素園凡一百六 P 竹

歇俗呼凍殺湖云辰已十月中湖勢沟湧暴怒妍隄塌岸齧城漫野妇秋城時盖里 甚海洪散入河流民僅免漂淌之處而數百里內蕭然盡為下國矣康熙三年中辰 吾海南風俗之厚矣。 長至年四凡三十四年為、清順治十八年是夏大旱的海南邊海地勢高岩旱が 國朝文匯《卷十七 峻百姓又歌日海不揚波吏當会何然竟為立生祠刻石領功德也嗚呼亦可以見 事也於時大吏某奉兩量粮至縣築塘樂海凡三年。告成以去光是己己秋海南西 被洪百姓歌之日湖來尚可吏來殺我次年丙午沙漸漲獨望去潮益遠而塘工未 靖戊子復決逼城崇禎戊侵復大決田廬人畜壞以萬誌城不沒者數版而已自及 四年己已連決不止住時秋八月潮汐乃盛其來如萬馬奔騰聲震動天地至冬衰 三年而患始息成化甲午海決逼城用崇德沈孟築法塘得以成宏治壬子渐决嘉 國學扶輸社印

海困窮而北宋遂轉卒以亡南宋至滔祐實祐間實似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貴 擾之天下當不危南渡以後小朝廷既不可以國又加以秦槍韓佐胄史彌遠諸好 已嗚呼當神宗之世承祖宗之精累天下康南土地廣大此時無王吕等立新法 吳勢卿等助之籍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飲国民不數年而三宫北去陵骨無存傷 之徒也神宗時用邊生事用兵靡的安石創為青苗助役均輸站新法剃民奉 心府藏頃盈公私並給以為其言果可用而不料其禍之至此極也宋王安石言利 裕國便民之養貨動人主為人主者當國計匱乏之時職聞其說娓娓動聽舉而行 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不免馬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為 · 通恨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是猶有抑强嫉富之意也繼而數派除二百 明至於今未父也當考公田之制初買之時以官品計項以品格計點將官户田產 獨怪江左遊魂的延殘喘敵未壓境民心清散以速其亡而其流禍且歷宋而元而 相繼耗散國脈至理度二宗之世天即不生似道宋必亡。似道即不用事無補於眼 功有不勝任者知臨安府劉良貴興劾之追毀出具永不收叙平江嘉與安吉常州 日之利萬世之害聖人所以惡言利乃自古小人 A 王安石貴似道論 し重 リナル/編 人之誤人家國必以利進其始 甲 前 聪 集

名助于殷周其時私田並屬公家故有授田完田之制非如似道之買私田為公田 国南子国一美十二 租持與競減有水早則別議放數民為官耕者照例輸租非有多取之名也在人 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嘗以為病民也假公田以為號買之於民非攘奪也每歲秋 得有虚古而所失者實產雖富民不免於破家失業夫求國之富不今國有富民可 能舉井田復之反一 祖父以長其子搖其開雖有多寡廣被肥務之不同而貧不必思富不必藏今縱不 嗚呼目春商君廢井田開阡恆以至於宋幾二千年民俗智之各田其田各業其常 之尊以為田主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歲收可得二三百萬餘石財稅常額之外忽增 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 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灰在平江至以內刑從事廖邦傑惟督常州害民特 也買私為公則田數有是盈於公必縮於私名是實非而猶藉口於公田如此二字 不讀書再彼且自有其經術作用取世主而有餘豈知其流毒至於此故夫公田之 此點雖天下賢君未有不顧而樂者如王安石之創與新法該趙閱道日君革私生 田慣以十 似道之罪已不勝談而又為立官倉以儲之分司以主之官何以耕之莊官以督之 八界會子四十價錢稍多則給銀網各半更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於 旦取民間之田不問可否强進於公且從而刻減其價石租之 國學扶輸社印

忠貞公開府雨光從奏減矣顧未竟厥施而去死矣舉國傷之嗚呼後之來者其亦 訛傳訛沿為定例而 漸被四海前明江西瑞州臨江等戰多增至十餘萬蓋因陳友諒降將誤書册籍以 大害雖除餘產未止嗚呼窮則戀變則通獨利衛一開難以遏絕 祖開初太平高達大度及以私怨雙其民似不如漢高復豐故事不知似道柄國時 佔足則執以價其賊良田皆廢而不耕宣德間周文襄公巡按江南始奏減歲課上 而所減之賦仍均攤于民田凡州縣之公田其數少者民田稅輕其數多者民田稅 南定天下與新珠宜改矣而街吳人 主民產既去而獲累無窮比諸白畫標掠之盗斧毒問間站有甚爲明太祖起兵江 重故至今浙西田賦輕重錯出要比浙東為加洋蓋似道變法之後四百五十餘年 及收租原額已虧則取足於田主或內有發群及租何頑惡之類又從而責換工 公田之税母献至九斗、 - 餘萬石其絕户官田召佃開墾而薄其賦照民田例民命獲趣然公田之賦雖減 F 个注于凉俊世 朝廷仁儉至意舉數百年來未盡革之弊。一旦清之好使忠自遺處不獲再見 本朝盡豁除之則浙西田誠将來必獲裁減無疑也皆有范 主雖極刻薄寡變又豈能創此奇政為国民計平故當明初 八社解逋賦至七百九十 八為張士誠妃守承元之舊以此去之論者謂明 一萬石民葉官田而逃者鄰田 本朝深仁厚溪 前

国南文园門光十六 朝殿造王年情起俱幾於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來得為之時儀之以不濟之 蘇文定云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一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 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誠有如文定所言者由令視江陵似是雨截人相其逐新 論江陵江陵在時舉世皆目為權臣者也當時重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 新鄭殿遼王李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古龍恃理何疑馬雖然五 祭其本本而概以攬權震主相加即起江陵而責之义不心服夫世廟以來無相外 之舉朝因循玩渴方且信除於我而我無以看之則事必不濟兩宮沖聖之倚毗必 剛猛震而立功名。 之風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閒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合官據此 也然而難矣。 不副當時樹場さ 始猶疑之使年清果真出於上諸臣宜調而副之不宜激逸王爲得無罪江陵不幸 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枚時二字要之孔子七日該少正明亦救時耳子以為逐 張江陵論 籍得以私城奏出乎去子逐新鄭是矣閒宫之變或出保之殘刻江陵與 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為非常之任必侍非常之 一無論已百年以來由學問儒動軟講王霸辨義利言體遺用不 國學扶輪社印 人能副

別月之重 光十日 柄國輔十龄天元綢繆牖乃指意邊防者為至江陵非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 造請報逆所至户口吃墨山川形熟地利平儉人民强仍 法則小臣康不衛惟是當江陵官翰死時即志期公輔四方賴軒奉使歸者必住為 職其進直解進大寶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追皇陵碑進寶訓進御礼欲天子法 新鄭無深隨既去而中以亦族之誅必不恐挨之天理人情必不至此此三者。台之 北守禦百身海蜀必付託得人将相能効力者量其本專其南洋服勵其也鼓之 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蠲逋賦欲天子子庶民絕飽遣戒請諂欲天子知大臣 品殿閣加孤鄉名之日閣臣大閣臣討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 所以疑也雖然我留信之豈惟信之將以青之此其事姑未辨此武初罷丞相以五 揮乎數千里之外虚懷咨詢前衛星聽當有數什佰相君貫乎将士之心而戴坐 祖裁進奉課营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園百官於伽屏欲天子體 以爵禄假之以事權厚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實效數萬甲兵藏於胸而指 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該莫閣臣若江陵起而憂之欲舉相 一餘年間假親見青溪分宜交相齒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 八之事息以張威福如城狐。如社與其賢者宫中府中。斡旋調劑上一問揭 一衙而記之肅皇帝二 甲前 集 回

国卓、二国 度河五疏的艘詢水利的學校聚名爾辨職事人視為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 文弦而罪已不容遠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國之心而雜以 奸宄得以關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為援請時際長安而全華何以變禮即欲曲為 将及而改虚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甚樂何地而 非之畏難者怨之迎合者單之道學者是之深文排武者疑之蜚語喧騰且曰江 也六曹大臣陰其逸猶日侵官乃委瑣龌龊者畏之有力無膽者如之清正拘牵者 者辨明心曲以為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局其任矣吾欲贻沖聖以安不專必 名故能縛大熟強運聽以真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及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園都 必命具書街擇其重大敦要者一 某策善後勇法强弱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毋泄機宜又 既已有實效矣兩宫沖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聽睹致書賢 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為舉相職也用能不遺餘力以総底務由是而嚴清之重驛過 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日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 士之首戰勝攻敗代為奏稿當以某事咨稟功成凱至人諭以朝意當以某解入告 了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沖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沖聖任人 オーコ 一陳說於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若知其姓 切吐棄之意克 國學扶輪社印 へ則逸者

別月に重したけ 德祐始将兵入衛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更上分天下為四鎮敬不難却之議而朝廷 邊以朋黨任將道學呼朋愈壬引類紅旗督戰經撫不和一誤再誤臣专來之而圖 宫閣校龍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惠惟輕無望平壤封軍辱國病民以門户等 大節以酬宋養士之報也孝宗朝水康陳亮直言對策亟以復雙請至光宗始擢第 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或無建自而使神者輕字相思談官與安無思曠使四出 之遊宋公是時扼腕對策直欲以空言博上第者耶浮沈中外卒未獲大展其亦至 外。無政事馬中原崩裂使天子降座而推閱医吾以為後之人可以恕江陵矣。 此有宋廬陵少保右丞相信國文公之集而錢唐後學林昭為之序曰嗚呼公員必 不可為矣思陵之季無懈思江陸巧於固位者即貌為江陵以敗主上納賄鉑東之 門之有關船之有松草相重則朝廷真百務舉草相輕則朝廷鬼事權雜有明二百 似權臣所為嗚呼江陵直縣耳愚耳吾猶有說馬宰相為天子統百官如義之有領 以文章重耶某過處陵道出公祠下。韩俳個數息未嘗不惜公之志悲公之遇徒懸公 七十餘年惟江陵能識此意而罪不足以蔽功飲後江陵殘而武江陵者非惟自輕 。當是時偏安未久徒為其言而勿能用傳至理宗将元滅金方告廟飲五幾忘元 重刻文丞相集序 甲前集

專祠與褚公同表目楊添與褚公異在首輕軒使者激揚風教其勤且慎不苟同如 国東、万区一人え一日 里門曰忠清置二公木主附褚廟以祭學使孔公天九曰二公生同里接武同朝宜 義請公之文章。祖豆於鄉者已數百歲定於今天教之後懼遺俸漫滅復梓以新之 夫元不殺公公公不愛死留夢支尼公死公公視之與爱公等乃百世而下猶曰此 吾庶幾以月殉之作天下忠臣義士倡耳當公之見執於五坡衛也月為俘鹵視死 嗚呼公員必以文章重耶恭和郭青螺曰公衣帶中八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然則 此嗚呼古稱鄭公鄉高陽里肯是意也歷今百餘歲雖國家代與未嘗不崇忠本尚 鳳儀採少保胡端敵公言思莫如唇補公清莫如明王公項公異代同里乃樹坊於 揚清祠者何花鄉先生食事王公琦刑部即中項公麟而建也肅皇帝時御史唐公 如歸元之將重公禮公元之君若臣愛公慕公改館公獨宋故臣留夢炎等欲死公 無濟獨以百折不磨之具將軍羊以搏虎狼當灑涕告人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 不報米幾奉詔如元軍而三宫北徙矣公間關浮海崎嶇閩廣之交片土圖在明知 州人士之梓公集也意在斯子意在斯子 非元般之而故宋之宰相般之也其視王炎午之勘犯何如哉廬陵人士習公之節 楊清祠記 國學扶輪社印

廉郎鄉先生殁而得祀於其鄉居斯里者想見吾祖吾宗未必不望候聯字。助節高 節義康取為何物宜正典刑以訓有位夫李賢王朝賢者也公親與同朝必有以洞 者亞起墮諸河船夫, 賊解散類如此然後知公之守己為極嚴耳嚴則辨義利於細行無論却随遠辞 乎哉及考其行專寬仁平恕活囚至七十餘人誘掖多士無峻容侶色行部蜀中盗 意必豁刻自處好名為甚顧今里中人悲縉紳以餓死不亦辱朝廷而羞富世之士 孝原事文皇帝自學正提御史再防外臺領山西學政備兵川東西視項公位不為 未之有也頃公生平不少祇見端嵌去古未遠其言不安王公告饑頃公亦苦餓 賜甚至黄歴 為不顧服官三十年不為不允卒以寒餓死余嘗谷嗟歎息當太平威時跡比首陽 **風於今為於前賢之失傳後人之羞也幸也里中父老猶能舉其名也按王公始以** 當景泰天順間時勢紛更較之文皇時臣節稍娟矣吾讀其應詔陳言一疏未曾不 惟項公能受御史 國阴文涯 巻十七 凛凛也其思云李賢王翱富曹吉祥之戀不能哲身死義甘心在膝以圖的兔不知 公有室屋項公無室處晚年。御史其為闢地詠茅居尚鳴呼惟王公能却天子百 班義無重受相傳公絕糧公夫人出耳環易與語其由來若將免 墨質墨家居三十年項公不效王公而清與王公同必曹郎 巨是價物也以故遂不得食而卒潘集賻金險馬明與以來 P Ň

一致小行,就流涕誓死母表及大母絕協愛之既長兄弟名益者與裏東雲間倡道東 E 南陳給事大樽嘗日某與陸氏交同孔融在紀昼間矣公十六補諸生十七娶婦陳 淚俱下。左右莫能仰視公平居杜門讀書與同郡名士摩切為古文雜交偏海內 大母堂下。春日汝父汝林歌鹿鳴如昨日。吾年來八十酒見汝成名 國恩傳勉也 書下河擊飲赐好聲徹垣外擊折者遲鈴聲騰聽成己明歸赴首該舉於鄉公歸拜 老生具里者亦與有禁施武是為記 徐公日行数百里跪柩前呼號動地手自捧其弱額盡煙更以齒齒臂血肉淋漓與 悉其本原而侃侃形諸章奏公之立具益可知矣以視褚公為忠為清皆臣極也父 水公俱為錢塘人公同產兄弟六伯曰坑叔曰皆與公先有聲公兒時即尚氣決意 明年公成進士大母卒吉水公徒既奔喪公亦需次旋里又明年平已吉水公殁於南 大母樂里是言水公留公侍養諸久强之行日豫章多才可求及讀書官看兄弟以 公姓陸氏名培字殿庭號日部婁始祖彦端公自汴州扈蹕而南十三傳至公文吉 一吉水公方釋稿初授水豐金豐多通賦吉水公伏闕上書請蠲租然後到官 陸忠毅公傳 极進即員才未登公門者 . تر 一郡中耶與為友公才高早遠手稜岐整曹冠我 国為林神和白

带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機經授二僕再拜笑語之 生子。百母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猪耕矣赋户自經為客收免又一 子繁弨從首會為派公遂避 別君陳君欲止公公日即死無益國家那以塞責婦的左右守公公美日死豈可復 負直球強與公談時事益扼腕明年し西都兵清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公命其 間事光猶有待未幾赴建康拜行人接進冷墨十月副熊給事汝霖持節祭准落熊 馬草露布差快人意生逆旅日請史酣飲經月 弗善也當與陸君職武客林陵吊方正學墓及徐常功臣廟報數久之客贈陸君弓 引長歲甲申逆間犯剛北向長號思攀前髯其婦巫止之曰君素稱讀史不聞晉宋 夫陸方賦詩公飲然日神州坐視陸沁某應應無所樹立以君之才當上馬殺賊 逡巡避去御史中丞潜夫陳公偶许於俗公移書疾之同年生姚公奇尤勒 不死姑裘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不死公死未通年陳給事就縛復舊 進士尺六年年僅二十有公 相成逐上 大床坐從容就縊而名尺上書三子 過居恆議論風生無所在抗邪患者見 入黄山之桐塢經友人陳君廷會居握手流涕目行將 人而死婦誓死從公自樓堂地若有神持之者又 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 一奉母. 一道兄弟。 白若盛紀乃公意 一名。晨起呼紙筆冠 公東丹氣頭鳴 一别故友計 甲前 公公

忠孝人 博學擅江右公文成四方目之目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傅忠肅八等與語語甚私 身沈淵死御史中丞陳公笑携妻妾赴激治死族公入 國朝文題 卷十七 世莫有能解之者沈君界新暴卒的學見公與某某方副冥司如王新建故事嗚呼 郡王别駕道堤開公死亦死江東贈公益日忠毅而不及道堤董户部守諭日兩人 死避客自海南來云姚公奇尤自刎其頭死矣嗚呼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然同 時伏職或災祥水率為文告母歲子已大後斗米值金一環差糟聚為和救恐母為 温公名以介號預思相圖體仁之族界也內子舉於鄉更名璜成進士官數司理公 林璐曰公母初娘時勢神人羽葆鼓吹從雲際直隆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 同死宣以道規非進士耶乃得益節思云 幼於自襁褓至此皆稟母極母者家訓數十篇比顏柳母処私益日節孝太君凡歲 精單思作易學總論及義卦圖說行嚴用舍老本於易相國在經延每進講必先認 九原又為文告母公館於相國最久閉户讀易語軟經者日聖人且韋編三絕矣研 公平臺召對多稱首公曰主上英明思撥能行相兄矣頃者加意江陵邮典咒知之 **司理温公傅** 八極也惟不東子人斯乃可以為補馬足怪金故傳之以備修吏者採擇爲 **个閩鄭逆尼公沈於海與子俱**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運 卷十七 老服官事意訓不少表嗚呼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哉公二子郊稿祈瑞寝父请 集十二巻藏於家 林璐日高麗寺僧止水云公平居寬原貌似長者未當有疾言遠色死時男決如此 相激排尺 甚於危兄盡預事請未幾果爰立與雲間義與看喜吳門相終始中間互為是指及 · 子主上祭如神者而廷臣情忌如江陵時較甚公為剖晰易理倚伏消長之幾古相 公同年生關公鎮為予言公與相國最友于如同懷兄弟然始終無幾傲攀接為任 要集力不支公集家人去之日吾老矣辛生二子。吾将從節孝地下。命養頭抱持去 松子爬掛去之創其七日而死 小臣職大行皇帝所屬後而登地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使吾君家於難生不如死已 臣之事谁乾三四爻可當之餘卦皆季世君臣事耳三四兩緣不出危疑二字而疑 而可理數州稱機輔重地與固建康事數息泣下目已矣穩甲兵為城守計 心重公卓識云。公自丙子三上春官癸未始第明年帝朋於媒山公痛哭北向拜 沈長公傳 、祀城破公拔劍殺其婦及妾更揮劍自刎喉未斷吏卒哀之博以樂公 、年、公告相國毋監毋疑相國雖未必盡從公公還里相國猶問訊不經 49 前 集

一情如家事常被酒入神扇痛哭失聲同行者販而避去越二年甲中思陵殉社稷君 随鄉措伸後哭臨三日不殺食者經自復私立木主於里社朝拜畢即伏地哭者其極 睛亦髮萬里妈子問卷小兒環視而笑君起逐之一市人皆以為癡家人都君飯進 騷動治兵者議登陴君英日寇木至而勞民美益流涕上書開府謂的不知措兵不 悲啼客或阻君君曰好阻我哭哭竟當自止會會循御史大夫劉公至君亞住謁犯 日臣身誓死君誓必報社故有雷袖爭稱可畏君怒目叱日汝亦當為國捍樂徒金 知用地不知也民不知恤果於具文書界而保以聽起之蹂躏可予書人不省若感 者卒直君丞以譴去。一時司刑者目君為强項生時流起充斥震及鳳陽展園江浙 禾汎升也盗欲殺君·曾杭李官丹至援以免嘉禾郡丞庇盗且為盗居附暮夜飽君 **盐既長城然以濟時為己任然性哨重語不合報書其同舍生生目之日稱生君日** 勝國不有沉君齊賢者字籍仍致塘站生也每年讀書以尺寸計就經問難節為重 肉怒曰此豈食肉時耶更以惡草進家人瞯君若滋喉不能下咽者笑而去君不時 脫論時事聲淡俱下諸儒成白冠環坐一生忽私語日黃巢未過恐亦天命若真前 金君不完久之分巡浙西者曲為盗事者移牒被君儒私君抗辯不屈手君故持平 固也君等便如曹蜍李忠父病引臂肉療之弗起勸幾純當送曹模水被無益故嘉 j į 一國學林翰杜印

名敬圖其意深矣 到別之涯原を十七 草為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嶺經藏不出內 所稱狂者也若壯歲本河屬大好而党及兵法天文律品者書三教書成生子逐命 林璐日子過君里中父老指楊清祠云此即君置木主處也衝咋舌如笑日此豈古 為村農所幾君不知也了亥北來客過君道故君雖起目神能報君雙是各少時期 **盛吾當盡取若直自刎其頭以酹若客驚懼匿几下或逃溷風以免鄰或偶語恐君** 奮拳殿之急逆去乃免一 為張代州今乃不及吳門許秀才。吾其死矣寢疾數日執弟之手曰否扎孟 莱闕下即以口舌得官逐逐遊皋亭山下。乙酉闖入九宫山謁元帝廟神擊之仆物 申難作者語人目前言是多常當再供之已而南都立君教日江左敬仲安在被敵 在語不他及聲有餘動而沒 知相示以目光是前數年皆師汪喬年發闖祖養墓有燈葉犬尚葵葵不息屍骨腦 財為國家效尺寸音視若曹围豕耳拔壁上劍玩弄起舞劍光與燭光相射怒指四 一赤蛇飛而走迎日吞氣者三復入墓發而強之君聞之喜曰减冠必矣及甲 了。客假君舍會食客故以皆雄鄉里者若笑日丈夫當散 十四 P 前 一機尚 日偕

奏長者相把替光生首遊雲間識幹付夏先生及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 與李官大博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態此先生吳門則交業君里野雪苑 為不得坐忽下床日客是大我我來爱以還冬月御史衣客至當到為以飼馬客去 先生又口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遊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顧庭 則交侯君仲衛毘陵則軍君逐者豫章則王君軫石子浮屠氏乃與由屏點公久遊 St. Hi 以為娛樂追於今有蟬蛇軒見者有山林終者有自見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種者 笑曰皆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路路户庭固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路 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卧葵上詩文高與篇等與客籍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上 卒把标三人 客訪其告重子曰方卧薦上未敢通日移昼便披其惟則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聲歌 **覚睡壺狀始盤旋下床立帳故露薦語曰天寒息を從何方來先生展鐘情加以布** 帽帽束帆望之頭上長二尺託生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鐘袖雕腫手不得 一床即又素好遊醉扣船歌或墮水濕衣冰淅淅衣上不知寒而日與名公鄉賢 . 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風詩歲成修禊事 、策廉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卧止二尺餘板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堂谷勞 八雅爐坐望其尿為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 J 《蘇夫床高五尺耳受蕉 國學林鄉林印

鼎奉養十餘年。節母年二十九元鼎至衛兩月舅痛子死亦感疾卒馮世仕官皆 節母姓陳氏名珍字爾玉諸生馮元鼎之妻也父名學易官河東雖使歸節母皆三 即于是里中人成呼目草属先生云或日先生毛成名先舒字推黄古錢塘人 祖年七歲茶苦三十有一年臨疾不肯問醫樂日夫死稱未亡人行將見夫地下。豈 東克節母結据治雨喪威暮盗入室節母趙樓下盗以挺擊人中節母腦流血什地 吾老矣猶得卧薦上逆季秋軌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 有起以大慰着生者有暴木已拱人者有糊口四方金重表敢者有憔悴且行吟者 數月耳從祖爭財構為節母抱处泣日。吾之生也如故处徒以馮氏一塊肉在陳節 右繼祖之妻而陳節母之子婦也名唐徽字伯音陳節母既養居延明經載景震論 中唱和清心玉映有林下風驟雅大战手幼子紹祖呱呱而法長輝祖年十歲次繼 **羣婢披之避節母忍創伏極側不肯去而家益落矣節母幼能詩當元鼎之存也財** 更求活耶獨繼祖早天撫孫甦甦成進士十三年與新婦戴節母同日被遊戴節母 母婦之姓能言即授書膝上既就外傳不能供館粥舅憐甥選節母郡城市宅 繩祖繼祖局隨入 月と重一をトロ 臨海馮氏雙節傳 人塾。迫其常見乃以女字尚比成婚甫三載繼祖以痘卒生子姓緣 五五 P Ń

彭氏馬氏女親見水年仿優旋里猶守貞不完彭孺人賢之請於夏姑迎歸同室鳴 存而見節者戴淑人家居時據水年方城見與馬中翰婦有指腹言其後阻離成婚 **免作中國程嬰記科有今日耶婦人立身莫大於節世知有夫死而節見未聞有夫** 国中、コモノアノオー **銭客死撫遺腹子目柏堂至十歲始攜歸拜舅始聞者亦為泣下。細常節義卒於** 名。卒年六十九距夫死盖四十六年云子整官至少司冠。 林聪目馮氏雨世節婦在戴淑人為尤難姑雖弱一个。尚雨子侍養乃至拍半歲於 夫臣道也亦要道也滿山烈婦姓來的父日逢期許字西陵諸生沈駿烈婦喪母田 臣無二君妻無二夫經世之大防也世衰道做若可動而去之以委蛇於其間而人 門率連書之以告天下之為節母節婦者能以生死存亡而不易其心則幾矣 呼若馬婦心真能以節事夫者也當在真時水年有妙日柔婚於何凡八月而婚文 母泣日没尚記祖母授書時法從子官真允及謀歸中途寇作以偽檄阻即情恨而 不涕泣陳節母亦泣問新婦安否若安得館而戀戀如此與成進士歸拜母堂下節 金更監督時首於養成成進子穀以朗口即母念姑時時命甦以獲爲甘旨進未當 類幾乎息矣子夏日事君能致其見身為君有則委其身以事君猶之守其身以事 來烈婦墓銘 一國學扶賴社印

幼子而泣意幸嫂衣沈湖波深處越數日職做行至湖口見故時婢卧渡頭告以故 宣無謀國眾口咻咻宵人竊柄復車相作誰謂中個大即是求身不可象重於公侯 敢不忠乎君猶之妻不可身辱乎夫然吾請少至受禪勸進自黄初作俑延及五季 天崩地折青龍木猴天型飛來再納重播迎樂畫錦兒戲浮滬市人節度田久兜養 父哭其女夫哭其妻道旁過者皆為泣下嗚呼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先說者謂臣不 浮屍水面雨 紳迎聞即肯思陵而醮聞卒賴 離婦所羞然則婦之身可一辱乎。有明末遠朝紳婚閥即妻養廟而醮閣越甲申朝 問知臣節求當不數息痛恨於若而人也史稱陳江總階裴矩晉鴻道之三臣者為 身不可學各與嫂魂魄登冠山望夫歸好呼婢玉願没若無悉可坐此以侍商主抱 前片石非林先生無以銘吾母者銘目 以潔其身子。城三十有餘年,其子世楷請於父曰男為人後母氏大節幸載已來家 婦方城身不果遇明年內成父婚欲避食精能尾上光行謀寫舍而烈婦已舉子五月 申迎婚結補明年乙酉江上大用兵烈婦家長河聚族謀旦冠山可避湘湖可隱烈 王師渡江濱兵滿點烈婦與嫂何氏機舟於門不得出意語嫂日名不可治 人指聯袂也裏布被掩於土穴明年丁亥遷入本屍尚如生兄哭其妹 王朝 一雪君你何圓二女子同心自先甘效汨羅 - P 前 ķ

فالنينين	2,177,474	الجراوي	لأوينين			النداس		in the latest the latest the latest terms of t		and the		
		,			;						山推石斷審結实然消湖清池二女翱遊八百有位鑒此清流	國
İ					i						る	東
			ļ								歌	文
			<u> </u>	İ	:				,		档案	超
									:		悉	<b>1</b>
											湖	老
											海	マト
									·		-	
							-				翱	
											光	
		!				!					日有	
				] 			<b>.</b> 1				協	
						!					北	
											須流	
										-		긓
,												國學
												学块
							Ì					輪社
												钌

爰取弑君一例即三傳之言詳其始終摘其清誤以還經旨於無敵夫聖經如日雅 倫相與顯然恃之而無思嗟子有志之士欲起而較之非置身倫訓之中大揭聖人 國朝文涯 卷十七 天本無待於傳春秋之極屬解比事。三傳以事得附經而行後之學者因經以後事 常故果然以為之循持宜眾志之定於一。乃才智之士往往多清於倫常之外者上 因事而信傳疑經胡不思左氏班在孔門公穀受經子為三子之言期於其經耳當 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崇明宋先生于猶懷斯世之橫流欲盡抒厥義而有所不可 用為尤切首王公以迄士底無 必知聖賢所愛所證也君師教於上則下因不必智义志定至今家傳户誦有若布 之後求其說以淑於泉即以其身所證而還以說經於是乎有經學天下萬世之人未 治肯之則就治亂相尋治常不勝能後聖愛之揭訓以為經繼起之賢因删定對修 松至命契為司徒而故以人倫别於禽獸乃始有五常之訓天下萬世之八道之則 古聖王之治不可得而見見於康衛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當此時何取於言 以得士我下以進取應上以禄位旌其學下以富貴快其私不復知經學本以明 經解明其學以指其歸趨置更有他道哉六經皆明倫之典看秋因事着義於日 春秋書法好序 非春秋中心即無一人不當知春秋之義益春秋 一日とした

使六經高於中天更無有不可盡之說此固海內身於學者顧樂之所同盖不獨王 首重仲舒作春秋决獄二百餘條朝廷有大議遣使就其家問之今之治春秋者不 與先生之志也矣。 必盡在此 盡為大義之所在有其事而不必可據者各斷之以義無其事而可定其案者各斷 之祭子。唐虞之風不可企矣各意有願治之君投戈講輕息馬論道起太學建辟 君战事本本事詳而當日之情與書賊之外書國人書國書卒書盗之微旨就常情 敦倫一行港難弗渝不饱春秋之賢者其辨哉君書法為條百十有九以詳三十二 之以經或信或疑或隱或顧莫不有做旨存馬蓋一語 夫子妻削時游夏尚不能以 而推論之無不曉然若出於人人意中雖其間例變情殊無不以復雙為義就君臣 獨聖門不容且並得罪於三子矣春秋大義公天下。學者當篤信於經則事之的折 以更老尊先生先生為之陳三代之治析義利之源成天下之人才正千古之學代 倫以縣夫四倫之際光生說經如是而巴嗚呼若先生者是真能以身為教者也 人試做其行誰為無本倫常者使其以春秋斷事能免於慶封之對而無發觀者 語的能合一時情事比而求之則做旨出矣此讀春秋之法也宋先生 辭號乃敢致疑於經安生意見務新一時之耳目置 一事一事一義聖人

映自是度有去則害門外峰吳沒宿桃源押浪閣閣臨潭上雷涛撼枕通夕不凝星 之教潭以色勝空青幻碧無以喻之若雨後被騰何地無有潭之上為樂鉄淺激可 國朝文匯一卷十七 喜又上為樂溪又深而上為丹先潤石如規成也路丹井之許為虎頭嚴為醉石而 然天際契既得湯泉解衣而浴縛石錯前晶砂布夜貫珠蟹眼景然上發芳解清逸 谷為峰三十六。而天都為之冠峰有各源嚴洞數十年的一泉尤為超較自唐天智 鳴紋泉淙淙壁關亦自幽絡沿藏舟壑再折停桃花澗石梁架烟空桃花峰新攢掩 以身受之沁快心骨此湯君現觸境圓通恨古今無人 迎異他泉泉之温者多伏硫而此獨為碌砂源其最勝也達聞冷泉一 跳擲耳萬麼中善門老人以大士願力擊空表異遊者始無息心產岫之恨予以東 **開靈與始扶宋元以還補見篇咏然或得其一** 見之山高九百仞旁洋幾二百里北宣而南歙歙之二隅日雲谷湯院宣日翠做松 記海宇。至於情眾美以為觀而益之以雪瀑風泉瓊枝鐵幹處處成賞者·吾於黃山 博學高深離奇峭极險灰詭幻秀冶幽折山之神理也得三足以表名區得五足以 月偕漸江老衲心自湯院澗流滅滅天都插官青變紫石少嘗錢目而神已雖 黄山遊記 一端或擬其庸蜕大體之全付之樣樣 人酬對耳泉外澗流即白龍灣 中 一機射入不混 国外夫的土口

掌若俗稱楊枝類者說矣點贏亦大兒戲妄右折石壁由小心坡而進得怪松日卧 諸侯跪謁時也暮色已合漸公猶即石上不忍去是夜宿文殊院蟲鳥聲經魂夢 龍石削女牆引根附在滋石之縣悍其天境不覺數絕過此但益徒迎馳凱無嫩可 森養天光全移穿接其中但有酣綠如寒魚氷楼折折不盡予笑調渐公日我輩 起上慈光寺。拜哥門大師當寺左木運花 其後不及採板樓後歲以杖為命鶴衛數百級峻而不險再別升降始至峰下被 我破晓漸公呼起觀室則朝曦已挂運頂少馬給披走絮全輸外谷明淨凝平踰 抵指趾相輔以虚但窮入石電梯而上右出井中。即文殊院左天都右連花着悉 力以登石人無街塊松躍起層層環出下臨絕壑字以久病新愈初不計可險至此 不能浸風忽起舉若波濤恨未盡鋪臺下。一洗十年塵目也自院右超進花峰洞 遊空古松前引如導以次接看臺頭相沿絕壁轉而右。 不知誰為後上觀且作山童供養可也少息觀音為再上則能都石楼重天用 (峰峰頭二石如老人對坐提步躡之朱砂峰直展間石齒耳。通見天都之主。 译胶传生石臺。如觀項羽逼章班騰倉進點病胃為壯遠峰萬臺雅拜於 以住乃此身為石盛之城復出者數十迴般每 林亦非慶中物自當後聖母而上黃木 憑視兒踵接緊碼有發 石如大士中立松挺其 大七十五年一百日 A)

聚然爱民惟天都嚴峻若猶俯對其如身非後為不能緣壁排虚以造之有不得不 庵日蓮的庵上再轉版包酷石忽中裂一弓許以木架之度此稍折即絕母歌梯者 移尊於蓮花安雲梯斗栗絕情 登始信峰兩石分削略约而度接引松揚枝待茗過者忘險峰頭敗板有寒江子獨 得平穩消受目畅神酣而去。左後海為天平丘下瞰獅子峰頭屬凌空果具全力經 林諸峰紛然雜立供給左右極看綱錦五味如珊瑚盈谷縣產獨目皆貴遊者於此 **陟降幾四十里。** 對之劃青天數十道矣日已下春急走西海門落照明霞千般與彩得未曾有是日 坐題名擾龍松傍峰實異蹲石舞空乘風放去壑飛取美語狀不得口脫雨窮但有 獅子採出鳥聲亂奏如笙養意是烏鳳之類有謂遊者時聞峰頂仙樂豈即是子。左 西進數折送轉平岡為煉丹臺連等展之而軒轅容成翠做疊遍美容仙掌卧雲石 國阴之運 卷十七 物之形人 叶絕使予足目未親縱巧語萬端烏能盡信战降而左為石笥石奇秀絕倫散花陽 一度膝而登始躡其頂梯半朽懼不敢上聞其上有香砂遙為三嗅而已迎顧者怪 門校斯延喜無非珍異貪目快心去留莫可再復長霜則寒風砭骨校檢尚猶湮凍 一也次日做再僧謂白沙嶺山君為政陰寫中決不可行飯後僅一 飯之後遂不知飯慈明庵僧以茶果相勞坐定而疲始劇信乎尤 一夫足即歸無民道連花潘安石弄而上為大悲頂 コーショヒッ 一登西海

六里躡澗出谷始為擲林布即雲谷也喷站故庵面林西峰的源央之湖中都石 盖百日九子也類藍沈於天本目匡廣心練帶鋪而不定害氣時欲掩之日揚子也 Late of Park 峰頭母義取的然無點亦一奇也看時谷草秀倩異升多不能名峰間翠亂寸寸 溪亦涸遂不住。三省庵中再入桃源。 必雷萬海勒無疑萬壑奔潘作如何支達也九龍潭的影全收沈碧數掛耳聞道達 其側不敢復問芒草掩踩蓋堂佐之以袖擁面而行前後不相根數步一呼如此 俟後期盡付神遊讚數耳僧又言夏日雲滿海中忽湧泉若柱破雲直上須史遏內 五六古藤基武諸洞多可觀布水雲外一帶倉鬱特甚或做西臨孔道軍於防衛亦 明石鼓二庵遊人 阿犬者數之涓流鳴西亦殊有致時當秋酒雖未想舞雪拖納想其难遏弗達之勢 關官後但望在洋總鄉而已白沙積香虎跡瑜盡大腥風逆人毛骨皆監仙盤洞 白掛片盛亂山寸綠兒孫臺隸粉擾後光廖廓之觀舍此更何問哉下奏雲谷計里 從飛來石達光明項蒲風松偃其趾說異天成為 有喜色而雪月尤為奇絕然靈寫这徑凜冽刻肌皆非所宜惟秋爽堪遊恨于不見 七。出入層室好少年作新婚别步步四顧至完率庵品眾峰一點又如良友祖陽 4 ĺ 不能人住松谷 j 路埋墨無從問道且多虎豹之處僧言有前遭 一谷而别計日者六歷峰十餘後海荒寂谁慈 **瞠点項居運花之背小山泉如** 国馬林林北白 查 Fig. £

引月と重量に十二 巨史 所載孝子合葬的世墓銘而為之傷者子姓程氏名士章伯達其字世為欽嚴 有度用深塊音人 本子之母實子族王姑密谷述孝子事未當不**治下浪浪惶熱行無聞**地子因質之 子少時則聞族長老稱說嚴鎮程孝子云且目各甥也追晚交密谷始知為孝子子。 看受此不浮似招游客以重其奇·砂滑如珠又若拒客而留其線均足賞如首吳古 主之者松受事枝皆化結散平如割縣不勝雪則虬在怒湧投多奇說石理粗屬不 如堵如削不魔不附而緣樹之養慰察氣之養惡又非愛端所能點出當其躍虚慢 澄若大才作經國文章但標神骨而字的工不本非所計故或羣拔為林孤獨為柱 親亦奇亦正無峰不然武夷具體而幅順減五之四台為宏拔而唐任人之第不識 医君何如耳雲以鋪海為異而石間松上,兩後地前族擁孤在變幻萬出似有造物 都上昇智其衣裳刻佩光明頂則切雲之冠雲門桃源其外戶也鐵骨枝檢別開神 後海靈說森與以文殊院為眉目煉丹曼為肺肝青嫩紫石雲外翠微紫雲飛龍仙 月耳約略此山如紫雪堆空巨靈以鐵蒂掃之神效鬼迹莫可倪黎前海嚴峻草節 程孝子傳 《遊比山不大食者三日至今點其清狂于華富表靈聞秘之後不能直探殿 矣是記也非足以記黃山那以記名之遊黃山也如此 P 前 集

比鄰我將為文歸骨翁語孝子遺陽之 99一老 暨王相繼衛世索如洗矣時孝子年十二記孤族文聞人君房改君房多豪 其而授計 問以異心重本子當語人吾當成其也本子用是依之十四年清夜飲泣 舉而性乖僻孝子稍長惴惴懼不立。王前已為聘範氏女既受婚乃群者房去謀之 孝子已顛頓不任矣母用隱痛不敢泣恐傷孝子。孝子則時時祭母眉眼為野哭聞 挈之從孝子附升入漕夜夢天坑若有神謂之云覺而水發舟中,眾譁莫措孝子泣 志而身損其光以三百金假孝子,孝子感泣遂解行盖是時養頭可法、 而前人世者凡為吾父故公既遊各無以生為矣異子士達仍然日父志也論諸同 子聞即數思壁立問遺陽道人情異之既後母一哭者子斬数日不止母欲發聲而 孝子亦踊絕如成人其祖拊之曰兒至性如是他日歸骨有望光盖姑語慰王耳孝 補水忽退 者皆軟為天萬云註故倜儻士挟奇走萬里將以功名奮邊塞絕不為家室計註取 高達子門付牒守尚命養頭職其地而歸計於時孝子生六年矣母王得於極幾絕 国東学園一美十八 無間也適以異暴卒者子大動巨天不欲吾歸久骨而奪方公子。吾所以忍隱歲月 鎮心生未識父父嚴註以太學生操鹽英開種遺陽外未幾名所交馬都司者葬之 一舟眾勿測至直沾發表則魚直城鏡謂去子異人不知孝子為孝子也歷 一手里徒御風而住光因言之方司徒任子以 國學扶輸社印 八十猶健也

一分,孝子真範夢偉衣冠丈夫偕王坐堂上明日註骨至合王葬馬 伏之極再拜起逐失所親惟聚骨而已孝子以生未識父不敢設萬一。站血濡之良 識父且既死而骨萬里方穀哭問道察看號野時其天辱矣彼獨知有父違計死不 故符焚而號之曰父可入關矣彼若掣而贏從入自是道無留尺四月抵家未至 若乘物馬視之即膝在也易發以一藏載骨南道山海藏踯躅不逃孝子持註出**腿** 然手其骨請指如或撫之者集而失一膝孝子衙日是其安之也忽巨蛤吹不已且 到明之涯!思卷十七 至觀貌完勝擊發夢絕其固然矣密谷益振厥德萬石流風孝故倉浪所念要亦有 忍国今子子。卒之萬里印首尤偉三子哉人之所定天則從馬談感魚並無足異者 死委命他心借力酬志方生錫類法勳天遣使數者不值吾知孝子必終歸之天其 廣乘樵日以子狹目所識昭代尋親者三劉謹王原趙重華然皆以父在孝子生未 本野無金管淪沒何窮亦吾黨之青也運之降也性之失也暴境虎豹之號召也吾 世勳故童時執役註者因相持泣出牒證墓所孝子具棺故室則嚴然冠服眉獨也 於博孝子而為之梦集矣。 八月始抵其地訪高達子已久下世主僕皇皇并曠。 吳虚壑小傳 一路人晚法不去法就詢則高之 中

将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舍去虚整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繙示 耶竟馳去請余余固止之而虚壑自是亦倦游矣復康既言曰昨遇張長公見其 于目可已子。日未也又忽去後予逐於禪聞虚整在吳吳中人莊事之有以詩文贈 将舍子孙往的東各懷熱骨寒泉無恨也未幾虚壑去去而復來來又去。數載始聚 余余以各得辨證之虚整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余日子有父兄在非可同于浪遊子 異為者循聲而至相見則太喜一語連日夜不依自是浙西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旨 峰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跳都雲如鄉發偶銀李白白夫聲長號虛聲聞之日是 為鈍虚壑沈毅寡言以經世自負世所稱願慕樂皆非所好凡為文非有關不的作 聲小見才類配欣然傾蓋日以文事相譯噪其有凝重遠大者雖謬相推與而心目 虚聖具氏名懷始安心早喪母從父寓齊公南雅故所習多吳越士吳越人喜為虚 Carl LA Late Fath 未幾亦至虚壑遂孤月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去己酉看于游天城獨路 又真率多爾汝呼以故落落鮮合甲申三月寓齊公在京師護其故人某公丧還越 伐木扣脏之地即古今共幸人 孫峰俳個不去時有將生者從予遊兵佳處軌為吟吹以示雨人但顧笑而已 目即棄去党無一 j 一語諸人 、則日置酒學群為奉虚整傲然日兩將戶居吳懷 (所不道者子兩人 (無不麼險窮支指顧點畫住住 | 國學扶賴社印 到明之重 見た十七 為名不倦于因数日此真吳虚堅婦也始虚堅喜讀史遇事不拘成迹多以意區制 壑必聯 林夜話住往達旦曹生亦時時來聚香不聞惟內聲食具即自供子夜炙酒 越战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復有識虚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生久病山寺中後 肆力馬當於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突騰去蓋薄作推裂聲較較動人次 弟不可使無嗣于語虚整虚整良人曰必貌随無一 遊放聲一哭林間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聲逃去此時 日見雜下虎疏大小不一。谷口農家大於皆為虎裡去處壑貼子東云中夜忽感售 虚堅語則大喜過望生常自命酒狂其於虚堅則如此乃謂子虚堅奇男。既解兄 髪盡稿夷山又採芝無私二三故人所存唯于子胸害害然倘得躬谷一核書數卷者 至前所從遊將生者有故人 其間時作一二語軸出古今常局外聞者莫不愕然然東西狂地不恆吸止至是益 且修朝之供甚般虚整受之若素相時旬日瞠目枯坐而已曹生益敬之不長既得 况味恨不得王生共之耶予賦空山哭紀其事又數月虚壑竟去楚期以次看還不 與子作今年縣友人曹生素明虚學不得見子與謀之則太喜以書數千卷的虚學 日第從之得曹氏女曾通洪者姿首武拙僅能事中饋開則兀坐如立榲予過虚壑虚 人自衡山歸言虚鑿卧病山寺。予念甚屬於夢中哭之又 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系 P

能不為之長動哉 1日十八八日日 17、十二日日 焦掛置吳淞總戎許自强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右營把總所轄三百 語奇之時中丞玉笥張公撫吳適流氛漸逼淮泗大俄武於民間京兆使就選得 談仲和者名尚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華廣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 山所許矣夷山既同夢鶴張長公又病如霜軍少侵焚產筆碗估 子有言使世無虚数字宙亦大無色則所謂業必建功必成者雖今古推之要非夷 依母則猶曹生授餐也 皆素就無法紀仲和既泣事登其部伍城在砥械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 有虚整者因夫華為小傳而於筆之所不能傳者則亦任銷沈於終古而已矣其鄉 以其聚葉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夫孫吳略数氏精復棄去再詣京北與 偶蛇葉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文大京兆自省者别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 不庵日虚壑才氣沈雄視 不知所住或云虚壑已歸鬼或云仍在衡水間予曰虚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 ·張湘山於予亦素交乃国贈又過之豈四男之山川鍾降固必如是耶感念生呢 談仲和紀事 一世事無不可為而所為賴不就是宣其人之過哉夷山 二一國學扶賴社印 旦奄逃誰更知 一試不

財復來發後公調守桐城仲和至監練如音嚴加巡警賊號曹操告者悉眾去除經 到明之重一寒を十七 至時未朝食前营将擊張其威者先與五人列恃其勇獨率所部住遇於雙板橋賊 营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東潔自完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為人 不過去或謂其後輕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退居民爭獨牛酒詣謝皆日談公 仲和晒日各在也城中好量夜半驚寒布以說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死 諸勞者而傳革已列名上党道仲和賴公素聞之話所上得賣邊劉河把總公西夏 大喜日去此連賊目時兵碌之於市居民爭啖之賊聞氣奪後二日至宿松賊眾 當仲和始合即擒之則朝兒也先是朝兒數引劇賊深入為患太参王公見縛至乃 銳甚至部皆陷敗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強殺追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 住值賊偕奸民條朝兒數十騎自場閒出大呼馳之賊皆披靡起唯 志之秋也乃遂住自强以五将為前錢仲和與馬至潛山管未定而報警仲和單 四日過始盛時居師院大誠偕今楊某議奏城去仲和持不可比賊來與皆相怨尤 精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為談短海冠聞之皆遠遇崇禎壬申秋賊犯安處張公敬調 而數日君輩安足語哉治爾則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處今而遭此誠畢 自强進期是時仲和給假留京口所知自英歸者知賊気熾謂仲和毋遠裝仲和謝 Ē 一騎甚是健獨 P 前

風流儒雅士耳就知其握與生風躍馬飲血哉獲盗嬰城其才可用然竟以註誤自 子。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殿之近朝顛化遂拜於臺側師之孟得其故事常附 所生 去易舟善魔章中。星盗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既復以殺人 黄五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無賴年十三該殺人 哈史氏日仲和多技能善持論彬彬可近也雲間所珍談範即華庵秘之其法中他 一部、子、日野 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裔與挾鹽徒出没海洋、裔與敗孟通潛避太倉值觀察沈 發食貧老处俾懷才之 仲和採而會以已意妙瑜於首一時翰墨所宗如重宗伯陳後君等。余然稱之均謂 選將林拔用劉河中港五通為提遇人每從橋上 因偽伏哀請逐起奪其命砍之盗墜水死餘皆為遁孟通起商於水得不死操務急 歷諸地多說談短日 日屋聚大塚間部屋見列於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脫之日孺子喜是 、盗也縛其商沈於水語孟通云汝自投死耳孟通視諸盗中 一些駐數月仍歸劉河未幾為妻族所註事白遂垂官歸去之見行李肅然至今 黄孟通紀事 , i 去聞之氣短故予版而紀之高 一述之意完日於里中小兒為排戰越 一角賊能相去數之持刀躍 三二]國學扶賴社印 、持大谷稲甚 商船

為出死力者如塞百夫長耳然自念無愧於以鳴呼此子所以紀之也 交則固血性男子也獨情故未之施耳五通當為人語日朝廷大僚享高語學樣誰 **哈史氏日邵孟通之始終蓋一無賴子。然其事母者同官有窺友人室者即於絕其** 後以訂某副將貪污於督機為自强所愈斃之海舟中 孟通以實告公益善日此即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公己前聞宿松故因得授把總 以直道取及於太倉得 格殺之贼明如孟通即避去又常 語數以空奉專林既得其里居可各欲睡卿可去。主人 不言也賦犯安屬孟通從總戒許自強進數百松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 抵所雙之居思叩門以他事引出奉殺之明日傳某死主人奔告。五通謬相稱快會 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為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将杖孟通復就遇諸勢過 而不語景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才。 我心事美誌銘 一桶其直而不知其果一處及於己未的處沒於癸亥年皆之 必有班子前誌 〈目書一 一座其的座 、嘉定訪售已醉 庵墓不禁為世道既門 庵學館力厚人見其是而不知其 大去五通踰垣出及城復鄉越 透程訴其化孟通默無 ; H

國蘇文匯 概卷十七 受之だ重先祀一 親屋未當少委蛇曲伯指扶過失時令人不能堪追思之必共服其當至超 **尊外侮踐更之史登堂如時虎君奉母王孺人** 然義理之辨至嚴不妄交一人長夕與遊必先軍典型族之柔儒者護之僕之號但 宗老更立以情先世賢哲康吏祂酌定科條儀節以垂後維遠生平以朋友為性命 字德章太倉州人 撫循擊斷置遂讓重黃獨步。一座日君誠其人也君事親太篤愛諸弟姪以母苦節 者制之道路飢寒患難顛沛者衣食援拯之直行胸臆。 如庵其後既得旌樹以不及見為恨弟姪病祖之不解帶必疾寒乃也否則如以身 排解紛難雖疏遠莫識無不身局勞怨而曲為之濟嘗醉謂 顧為忘年及君民的孙母多級才兼踔厲風於復剛介嫉惡遇事無以義為斯尊行 制養弱冠列諸生文學籍基張公西銘置之門社中宿望如趙我完未昭色諸君皆 以母老乞降秩就近為鳥程縣丞三十 了。再拜 泣以 散請 目非夫子無以不朽世父也子解不可。乃為之該按狀君名目提 不在臣拊膺痛悼每及幼年家難事飘涔涔涕不已曰非毋氏何以有今日因自號 一道朱子禮思日必素衣冠屏酒肉皆祖梧亭公所建宗祠壤謀諸 首宋侍御公将縣汁速其十六傳日今衛者為君之父至仕藩幕 **而卒君時年十四下有三弟懂僕内叛强** 入故楮柱折倒有成人 、無不感服者性好學至多 一庵使我得館青墨經 、之目且攻若於 國學扶輪社印 ì 之意

國阴文運一卷十七 生理真性所治率天良無更計物欲起失其智是非清顛倒置直則明不可能直則 君之直道為不可及也銘曰 絕東直即東正先孫三人妻貴已青東跨出良貴東正出君卒時良貴方七歲引刀 當病篤東正額天及城隍之神以求代心無知者將及若有所見始做及之君動幾 欲自刺相從子聞之為泣下。夫大人者直行其亦子之心而已觀於良貴天良益見 為嗣後奉母命又抱李弟熊長子東正並子之其仲弟名曰煤東正亦前至光是君 剛行必遂擊的處挺叔季則三代可無應泊能臣必忠義學自造才弗武此直道語 住。各重雜問哉君生萬歷丁已娶陸內繼曹的一子東恕早卒以叔弟曰煌子東跨 守文無一長吾不能無念况其人若是者的假之數百里之地以守今自效居常必 之所發內不計身外不計世不復知利害得失獨行其所安之是真有天下為家宗 档墨電誤備副本未及半而卒異東講學席為海内推有詢之者笑不應盖其性情 能轉世超遇變則必如常山睢陽之处義惜其不為世知竟作比户僧死也一 友哭皆動情難時有金川門痛哭投戈者早歲願識其子後實為君九世族祖君即 不倦尤致力於史謂必使吾身可見晚讀顧宛漢方與紀要日此後學津染典衣為 一人之懷末年貧病排送而其志不改予當語一處是即三代直道矣卒之日諸 一庵り

		1000	NASA (1864)			-	and the same			
									萬世皇子孫永不遇	1 1 1. Cray 1 1 Cas. cray.
										二一國學扶賴社印

萬御史大夫四萬時愈下而禄益厚用度益廣而人才益郡矣唐初制禄正 國阴之涯!!!をトし 制而不敢行私加之以儉易於自足與及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錢月至二 事者然則官至光禄大夫成得俸錢一百二十金耳便自足為已富且司隸俸僅及 貞觀水傲人才之與不可枚舉至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手 七百石銭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銭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銭七十六大率如此石 近古用度不雜即公卿大臣絕無交際賄請之事賢者固安於為賢不自者亦有所 其光而又分給耳目言事者未聞有不足之数事治民安賢良輩出何哉得無時化 月萬二元禄賜益厚家日無量又見盖寬頗為司禄俸錢數七半以給吏民耳目言 官之崇卑大小。其能否視乎得錢之强弱一概絕口不道俸禄之事。而一取辨於民 尚貨賄相傾往往挾外以重內尾大不掉矣原威衰之際宣不由爵樣哉雖然此猶 貫战元做之悼亡詩有云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真復營感白樂天典校詩亦 開讀賣禹上武帝書云臣為諫大夫俸月九千二百屢食大官及為光禄大夫俸錢 為朝制言也從來小人祿薄者心競禄厚者心後則至流而不可制固矣今則不能 云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校書小職也月亦萬六千具後有在送與逆至侈靡相 論官禄 中に出 黄晉良 前 品米

之言盈堂皇敬亭里獨掩耳以聆其聲豈不甚可痛哉詩曰維南有築或翁其去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杼軸其既空矣如此瘴人何 烈於此爛漫尚千古於此破格馬一代於此備材馬鳴呼盡之矣虞書之命禹日子 **欲左右有民夫古者有民今者無民古之治天下而制爵禄命之曰並生今之治天** 間甚至錙銖未便則以府嚴為外常公聽並觀習以為常不足屬也何則持有取價 下而制爵禄命之以民而已命之以民夫何事而不以民哉然且孜孜然如傷惻忍 取志馬辱者於此取助馬銓叔於此整齊馬也笑於此休暢馬喜怒於此和平馬功 一術不害於其身也夫以區區遺愁淫者於此取侈馬弱者於此取力爲榮者於此

到月亡里一気トレ 棋尚生在宣無遇之更不如棋者子。首我都徐中翰于式酷嗜音佳竭 詩以垂後是天下大亂而一家獨治也可不謂字與與觀是瀛諸子雖賢然其材無 孫顛踣無以善後獨先生倡起風雅而是瀛能大具學赫然有海内名又存先生之 者确留之世也今與所遇則升屋三號而魂不復者也大战以來舊家百不存 難起猶有萬一莫一旦級含浴飲働踊滅怯求為曩者皆樂時不可得矣先生所遇 然以今日視之則先生所遇不為不幸也夫病者勢王佔危而子孫學容操樂雖知 賦千餘石至京師住近八千里家益以落時值東都告誓三的敗績逆閣竊柄朽家 亮以清泉而不傷一時名家未有過之者顧抑鬱諸生中未當一遇因於踐更成輸 心獨得上規音魏下採三唐所者詩數千言氣昌以遂詞覆以達體安而即相音婉 地猶大海俗務魚鹽稼穑人文則寂自制舉義外不聞有聲韻事先生不將師及近 念與是瀛深相知何敢拂其仁孝之志敬為序耳先生為華亭厚生世居也之高橋 不動仰衛俯飛瞻烏康定愛結成於疫於旅紀年止四十有八可謂至艱苦茶毒矣 及是減者則是減之遇已不如先生與年且四十而未有子則與之遇之不如是減 金辰張先生殁二十年子是瀛段遺稿若干首以授其友吳騏而俾為原騏地勿克 白雲鄉遺稿序 P 一生心及者 集

子孫也 盡而有餘去而更留學之者得其廣貌未得其音節得其音節未得其神氣非屏息 白不受也字皆樣質而白反奇逐白多健直而為反委婉思沈而聲揚體靜而氣流 言古將何地自若子五古推漢魏為絕調字有原本雜一字不受也的有體裁雜 定體有才者必其放縱而拙者亦得容其下为其體無所不受故世每淵數馬若五 易在唇已有中晚矣岩降而為宋則歐梅蘇黄龍齊務觀用事不必選擇結構都無 国南、江田湯二山 言古不足取富貴而精微深省之思與制義相彷彿者秋多暇繁英皓魄飲酒賦詩 忘粮食唱心血以成之而直顧為後人所散發子。而往往不免嗚呼人固不可無賢 本求快意何至自若故學之未竟往往中倦甚矣五言古之能因 淵思曠時累月不能悟入也夫才人所謂屏息淵思於制舉義者其其厚情我耳五 詩国才人所以自娱也然可以因天下之士者其五言古名近體門户既廣取材亦 心力所在子孫視為般處因念古郭威之徒以匹夫致萬聚一旦曼偶而無血如曹 不若牛醫夏畦之有傳葉夫英雄百戰以有上字。固望有所付託士人者文章往往 九宮譜今具本在異江而子孫不知有是書大以丁式視先生直不富貴且壽故而 林武宣貞娱草堂詩序 1二 國學扶輪社印 地而武宣乃獨

自春秋傳鴻簡子能斷大事其姓始着後百餘年而韓滅鄭馮氏因仕韓上 邀利兩相假託各自為禁遂有合兩語為一者所謂益也朝臣忠佞在國史士庶賢 次慶弔不通修語者因都而遺之所謂損也崛起者顧附舊族而中落者萬祖先以 傳所此與為世系於是有父事南朝子家北國子起卒伍父業儒完指之正史支離 渱 其五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七言古詩慎高華響見然世之才出猶可鞭弭雲號相 **助可喜聲光神理自然入古天姿無其短段行人** 為古也非如首人所云白櫛字比以求其合也正復這學識出議論而運動開暖無 否在鄉評乃有處立褒詞質邀志傳所謂誣也讀吾松馮氏家譜而五弊皆無之馮 雖然而世条難改欲為間接達就不亦惑乎此所謂隱也宗支既或貧賤者亦復不 首 矣又見新安諸語不精史氏而自撰爵諡誤談可笑所謂偽也林文廟見素日園 語牒之弊有五日偽日隱日損日益日語吾嘗見山東某氏語矣樣取二十 以見長蓋才高故力不給學選故體不混靜埃而不躁故神氣猛浹而無所勉强其 有楊氏實場帝者裔諱而不言新安許氏言及睢陽守則應言及從宗則數夫善惡 下若五古殊莫可爭勝战予獨三数馬 馮氏譜叙 、工選其變化安得不推為獨絕子。 P

		子孫不敢有溢美馬可為譜牒法者其在斯編與	非我宗者雖貴不登世俗勢利之態庶其免矣的慈母孝子忠臣名士皆國史所與自元末以暨近日家墓皆可指数未當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也是我宗者雖做必錄歷梁至唐宋有京拯明有國用勝品至顧辦矣然譜不遠引惟就世系可考者載之。完蓋蘭子後也亭子孫相於秦外戚於漢帝於北與遊之裔浮海入南侯於南粵春	國朝文匯《卷十七
			子忠臣名士皆國史所與引惟就世系可考者載之。	コノ 國學扶輪社印

Ì 當有事者雖有猜主如相而不暇以除此之謂大智大學明理於經而智事於史史 處國家之事惟變為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做呼吸之間便閣者當之間惘然其得其 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挽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随虚煅煉 方。神亂氣沮 **た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國取數事評註之得二** 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光身任天下者為可無智欲智又為可無學也将生也閣幸 已兼具於讀史之中。別身世所遺得之於動思增益其力又有大馬者予以此知得 於學居十之六形問歷城煉入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奏精 **反魏格齊有杜預舜深謀秘計** 而天下事未會及具年已望六可免禮缺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持名卿 得之於學以勇則沁以養則邀遇事不震不信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 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住以不善居而践智於始而閣於終有足悲者惟 F 左傳濟變錄自点 : 1 mmi | 1 / 2 / 1 1 1 一編。仍衫不輕出予得竊潁其五篇而逸其一。其四則全錄其 一錄之大以余之閣又老且賤安能與、 一再踌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一行 摘扶於字的之外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 子二十年 前 八箭又 集

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閣也 當不可治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何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 未必一一不誤於聖心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盡如烏董亦未 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 客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難遂似亦可以自里 古人陳迎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做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明俾不至於閣於 国南文匠||一港十七 權則將以利為義認遇思獲此又宣聖人之所謂權者即者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 則厚幸矣乃若明體識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 足以御變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 17 國學扶輸社印

卒賴其計而止此太銳之可處也桓元與割殺戰於崢嶸洲兵威懼有敗先漢輕舸 城郭之堅瑕邑落之寬狹溝池之深淺蓄積之豐的卒來之多寡語械之堅脫安將 穴乎故山川林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浦葦茂草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 矣况其專任說論多方以誤我的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畫行則有暴來之關夜 獲冠矣夫以奉辭致討超險未歷之地我孤軍以住彼麟次以传客主之勢已相懸 弱瞭若指掌此非用鄉導不能譬如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 於沿不鼓不成列必侍敵渡而擊之傷於股矣善將者能使敵將之性情敬兵之强 也曹谷之守成泉漢王使使辱罵之而遂渡汜水矣性迁緩而無大略也宋襄公戰 以自隨此太法之無功如兵機無完責在因敵之勢而用之如性疾急而可以怒挑 用兵之道戒太鈍戒太法魏信陵以魏救不出欲以身赴秦軍侯赢謂以肉投虎耳 誘誤必在鑒其色容其情學驗數人之言始終如 之合離能盡知之則敵不足擒也凡用鄉導或軍行所獲須防奸細慮有陰謀反為 入於林不能獲應矣出兵者若無本鄉之人事其道路之迁直則雖至於境終不能 一或處斫營之兵倉卒無備洛其穀市即有熊虎之師自投死地安能摩逆壘蕩校 鼠 一乃可為進氏得其人 甲 彭師度 八則厚其始

敵制宜可予 救援有犄角之勢者富蟲原守之以待其故言兵者其亦審於太鋭太法之間而臨 道常得勝算締疵決韓魏之及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喜志史駢識楚師之遁謂使者 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應腹首之患者宜息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强我弱外無 之心結鄉事之路則惟有推誠厚賞使信義足以固結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 國朝文匯一人卷十七 某部为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兹矣、人都以來煩欲以機械之才。待用 目動而言肆有懼我之心此誠見形容敬具深識者若夫無豫料之識而欲縱反問 賞養其室家條心懷思當得彼用若語練行途必其土人 之窮且国益甚遇沮氣蔥掃門為心遂致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做聞扶掖鄉俊雅 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逐蓋未當不難首而思企也嗣是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其 於門下水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歡越勞之切意動數態惡若憐其落魄 力者亦未有不得人之力而能自戰勝者慕容恪日軍勢有宜緩以克敢有宜息而 臨朐來獲之破高智慧皆以用間而勝然間乃適會其降非可必效者也惟祭敵之 挾之俱任則巨細公審指縱無失矣既知虚實便能用間如韓信之破趙劉裕之取 上嚴獨亭副憲書 可任仍選智男腹心之士 國學扶輪社印

The case of the second law and the second 深而老才益練的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勵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疵不堪蹉跌之必 仕之人素享逐樂宜乎輔敬承吊不能經營思難惟草茅之人掩抑国項其受苦既 有斑異之行奇特之才。父畜於交袋中。而某則顧有請者與其保現在為超邊之皆 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真定其地持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威典也近間朝 室 上 恐 一 聖五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的也 力於改圖以蓋前低此必然之理也今 南若被註級為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南若收寒俊儲新級之用况已 士意向仍屬發棄之舊老里誤之遺練雖不失人惟水舊之意而草茅逢掖一無拔 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 聖天子不次用人之主意子先生以盖代之湖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 借不絕及雖身在疏逃又未當不敢舞蹋躍數為威事也客况淪落自傷不過無由 屢望清壓一吐肝臉茲者失意成 高思選里聞 才而先生有薦賢為國之柄敢竭其愚蠢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辣神為點 一方之紛擾関百姓之流上思克復城邑之後去髮瘡張撫綏倍急故欲得 國家今嚴法重言路有不當者軌識能作 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集 二二甲首舉

檢織行以負所為平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 月任县直不避誇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點時咸當而歷觀史班亦家家且 乏進士如錢中踏彭孫逐孝廉如計東重愈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事 能無破拘攣之見中崇城之議法江南奏銷一案罷下萬餘以分是之通為遭私敬 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學之事得言矣又不畅所欲言而伸拔俗之 西南文匠門老十八 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舊不顧見以赴國家之意又安有敗 能輕舉即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住則無所短長之人通足為學主暴耳 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沈困里閉者亦自不 申公之萬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顧而其所與推載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直 所銓級公孫起客館海内士沛艾而逃然以董仲舒之臨謹韓報歐陽之明經博古 心盖非無其心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定點道崇儒多 重在康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財而後可以盡 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為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康能今則安確欲其休養所 人何時而得言子或以進賢有程璜之意不實有王丹之野的非生平所素替則不 之難哉人情好較美而畏奇拔樂說隨而惡質真所由來矣先生人 國學扶輸社印 八倫珠鏡

為克乃如少陵又以所遇之秦非少陵吃而比於樊川豈其有所取耶先生善詩古 粵西楚南人於烽烟瘴厲之鄉而彌屬其節彌發其彩所作英得不工今復臣秦五 文精行楷飲酒能談笑而演書刀筆之經濟又能不辭甘苦其名位殆未可量彼樊 生平所首種非遇山川之奇特遇合之顧易得之心而應之手過能累業以至日新 游遊越二年游越游閩游鎮所遇之川原郡邑足以增發其志氣矣乃又游熊而官 耶所以貧賤之士其所見不遠而詩亦終無變格也若先生之詩則憂變矣自己丑 花月風事對酒高會贈別隨絕之作所作即工不過雕繪滿眼耳其較奇為落之氣 棒做之心而提引無馬周之路行將軍事歸鄉終老後門矣辱長者交前有家陳其 此機會陳其克而舉之子。如某者所跑鈍朽之 區區至不鄰多死一如栽茶。 作雕蟲技也首司馬遷作史記論者謂其得遊覽之益先生所歷幾遍天下而以詩 俊樊川集者於鴻叟先生之所作詩也先生積學四十年所者詩若文幾元棟茲以 秦而名其詩且以前有故之而自避為後也其意念深矣夫人平居里開大率皆 後樊川集序 水漆泗之地觀益大詩益工宜其所作多吊古悲凉沈鬱養媚無復 一士也罕有攀提時聞謠詠雖 P 前

是始景行其 吾謂先主樂杜曲之風暴而取義其川非謂牧之而後馬也後世之人取兩集而請 學而其間與 子少時即開雉泉有冒辟禮先生云豎江南北諸子各高論者精指有東漢清流之 國朝文匯人卷十七 鄙而强屬之又安敢以不文雜夫自六經諸子以後惟漢人 文集屬余序完生交滿天下。自有極村芝養諸先生并其首何侍燕随如予者廟不 是善居之先生惜之諸先生與交甚觀精楷書善談完胸懷浩落義風遠布不第 時尺前輩之抗節樹行負文章聲者無不引為忘年交嗣庚午南開家大人與西銘 川集之直限之战收之所者不甚高同房一殿亦小技耳特其不拘小郎有足稱者 時名數重折即與交而被引後進亦極致治生平者述甚多強數梁則以果民先生 維斗大轉機部諸先生共推 之其能以世為前後裁河湄李楷既為序不鄙某而命并為爱是忘其固恆而又升 令子數梁青若因是得盡讀光生之詩文并悉其生子。益私心向住光是光生年少 水鰌庵二某序 八尉相抗者獨推冒先生家大人為予言先生個懷豪快迫然拔俗以 、顧未知其詩文若何也後二十年而予友陳其年稱道勿監又交其 一時之甚而先生於是年頭場入設竟以病阻三場以 能自創述後上 國學扶賴社印

格互為附和耳今言文者動稱史漢八大家詩必舉漢魏六朝及明元大母領人 能道之余以為論次其也雖有升降而核其意旨楊其文系不相待而不相嚴也使 難俯拾青紫而愴然不自得且以冤載為微經烟霞為窟室用是倘任於小三吾之 意故浸元咀脫穠淡各得而要歸於神傷洪不肯的梅而字比也先生屢經應母 引月し重一人とトレ 行且入槐市而抽毫為世大用矣先生慶行家問文雅相紹將來之者述極煌 穀梁青若復世擅雕龍氣誼文章與先生頡頏上下聲前淑之賢九同任遙之今子 世之知我此太史公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之意也先生碩德名書就當不利而今子 於古而能自為古五先生結交名為贈答為多洋洋灑灑有六即賦詩季礼觀樂之 骨勁而神爽者古詩之俊朗多風者近體之瀏亮而雅瞻者無一不備而大要變化 俗附和也先生卓學觀畫不沾沾一家言得斯旨矣今其文之魔而澤者養而尚者 哉故木芍之與山桃同一 樂矣異調者同聲異聲者同趣雖詢各奏和平並臻爲可謂瑟愈於琴琴愈於权園 必舉近古者以為繩苑而不能自出其裁以附於百世之後則變化之謂何當聲之 下。臨流賦詩倍極慷慨高其德而勿耀戢其功而勿試而一其志於立言以其天後 一代之音。 人有一人之韻止搜櫃以自鏡仍經營之在心不必恨其世次而隨 監心芙蓉之與寒前同 一灣也今古雖殊文心各勝一 P 前

殿殿來就君談公有故鄉思侍奉還里父與弟相繼周謝竭力護喪事環堵漸級不 生父君謨名不顧者精學好古為明季廣支挂冠歸隱先生與弟烈先後鵲起為文 **酚三十毛海内不復知有王先生矣而享年七十二歲乃死悲哉士之生不逢時而** 充據入這子與難之見所得類威鳳之靈者哉 国東、万国 化為終指柔耳光生聚生徒教授挟 博證至高於文無所不類而淵然莫露於行無所不備而惕然若虚以彼其亦何難 有堅力之力、淵邃之守。視 抑於酸饉何可勝數即總才把零一藝一 君子哉若人為不朽矣里常之士死於兵殁於海本德於妻子推残於賦役觀銀淹 短赫取世資為親戚交遊光龍乃扇心含忍自固於海雲浦叙之間其心息其修洛 至於搞項黄酸以老湮沒無聞者多矣先生直求名者哉雖然以予所聞先生學至 處士王光承以詩文重天下。自勝國時業已籍粮至 居恆數馬考及以忠義相砥礪遭亂泛海與父居天台雁岩相志行信於人學者 處士王光承傳 个作及時有以文字質獨者樣連煩急先生負重名且以義自奏 切富貴勢厚絕不搜其心能如是之不污也哉先是先 編自好至椎髻達頭布衣見帽者終其見非 一億之流始亦堅勒如百鍊鋼而日復 本朝定鼎以來埋光韜米者 ""一國學扶輸社印

		水利付其分言之在玄
貞於斯父卑地高分世莫我	<b>括賴王子令能愛道西</b>	公白发到公司上去。
I In I	其志詩日彼君子念不	何如哉易日不事王侯副尚其志詩日彼君子念不素養公王子何
柯以楊其節天之報施善人為大年壽永促一旦如點風如縣	<b>志而遇叫以殿其守縣</b> 交濡足以濟而名業小	摄則亦宛輕鴻毛耳士固有忠而選回以驗其完 縣軻以楊其節天事不知其幾矣假令折節而交濡足以濟而名業小大年壽永促一
1300	有三十三年大此三十二	何悲戚自丙戌歷丁已杜門者三十三年光此三十三年間可喜可以
及及字類之言と言える	元生に生不息石が不す	宗本以此及之老人言女所先生日生不是不死不思及守備之言也言光運動了

長七保靖保靖是書也已而弗自安領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侯獨 抗聲日南服勿靖旦夕定爾奈何籍么麼為聲援令夜郎有輕漢心水順懼斬上 反徐司馬撫水順土官事水順土官遠祖禄安濟大為神將逐世據其地嘉靖時胡 鄖西諸大師爭襄旗存去丈夫哉語未竟景芳泣血超拜日辰司馬非徐姓吾父也 爾又力白止之今司馬且單騎酉陽聽兩就約束於是宣撫大衛慢面將指轅門請 自絕郡徐司馬遣漢把住宣慰日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獨悍觀望欲移衛永長常之 遂黃屋左遠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 皇清初王師屯長沈永順以五苗 尚書宗憲討海上寇街其兵戰勝陶宅學兒送尚書欲以名妹王翹兒賜之舍寅叛 四月七里 美トロ 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 在行都深入爾青谷撑爾先。华南庭爾今日無水順矣司馬協爾力白止之欲命南 重慶皆臣檄渠健兵五百點江塞看東出路張康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水順益禁船 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九區耶水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時界出奇級寇 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通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者代宣撫雖結司馬協 不伏波樓船今站燈老夫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曩年至京師有自衛祖來在言 長情可馬公博 甲前

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窜武寇至忠烈公逆之戰三天敗之停斬數千計自 諱林字某侍仰公長子。余倉皇謝日誤誤外史氏日衛湘人呼徐為隋莫辨也音聲 成驅榆林角夏兵共攻忠烈公义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關俘斬愈多日暮 兵超宣府居庸犯京師盖軍忠烈公乃自犯當路暴也是時忠烈公在惟門聞諸鎮 乘亂攻之所擊殺近萬然間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子天光將軍死 中堅折其牙狼斬最驗將絕大崩壞莫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園夫人清園出標 **寇已退馬中流 天忽颐忠烈公技佩刀自殺有全傳夫人貫重錢持雙不三陷陣。** 從忠烈公軍武帥幕北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五借號永昌夫人謂忠烈 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去家言傳李衛公兵法優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 之認置不做哉作反情可馬小傳 巨車、コモースー 不果行明年正月起分四將軍兵出河懷蒲津自統兵四十萬由長安東收諸塞 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言元配也将家子說美權校好做小盈盈 健兒孟女夫人 公日明年冠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公是之 周夫人傳 人然自較間提其賊前隊将而無寇披靡自成大衛逐去陣清亂夫 一一一國學扶輪社印

						<b>MANAGE</b>	2347.5		and the same of
								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予言其本表為之德附忠烈公儀	何為現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夷亦死軍中史氏並軟之余來趙城以
一甲前集									博文水武公